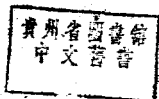




不夜天

著 西·刺慕四

J
102123
71
45



美 學 戲 劇 叢 書

不 夜 天

西 渭 著

美 學 出 版 社

本類之作，若係留本則之輯載，演出，翻譯，廣播，錄製電影及其他一切著作權歸創
不歸發表之公餘的個人或團體，如欲取得上列任何權益者，須事先徵得本公或共他
主人之同意。否則按中華長國著作權法第二十三條辦理。

其清出稿發給報酬者，其理會所訂作上之稅費作辦法辦理之。
本局作者委託代理人通詞如下：

地址：南京玄武湖中央電氣場

張曉光先生

不夜天

人物

金小玉

七姑娘

任太太

和太太

女僕

范承立

葉同

王士琦

孫善祥

高貴五

雙和翁

西渭

本總子

丁老頭子

黃德安長

任委長

但委員

邱富榮

趙隊長

日本憲兵一人

軍警二人

時間：現在

地點：北平

第一幕 石觀音寺。某日下午六時。

第二幕 孫公館。下午八時。

第三幕 范承立特別居。下午九時許。

第四幕 警備司令部。次晨六時許。

第一幕

自從北平淪陷之後，在日本人的監視下，偽警察局做了一次詳盡的戶口調查，據說廟宇有一千六百九十二座，在這裏面，大概很少有人知道一個創祀、被毀、荒廢的石觀音寺，這就闕如在那堆之中，及是後來也有令漢與令不漢，有這稱寺的熱鬧，就有石觀音寺的冷落。這和打四馬路鬼，掃清沙如，荒廢的柏林寺同為是元朝，更因為雍正會經行幸，為有「先有柏林寺，後有北平城」的諺語。可見，石觀音寺雖這荒廢的寺院並不壞，簡直難得有人注意。

北平的觀音庵相當多，但是，最真價值的，却只有這歷一個所在。石觀音寺各尊共賞，在殿的破垣斷瓦之中，想着一座觀音的石像。香火冷落四個字形容他，這境古遠共賞，因為許多年了，人就不知道他去了什麼地方，於是乎大殿不成其為大殿，門庭不成其為門庭，假若和亂字爭秀，小孩子和戲雀全來遊戲。特會有一個看門人，你聽了，許古怪。其實知客的屋間技巧這可以使人，於是買和偷就進到了這裏這廟；你開出一塊荒地種菜，與世無爭，儼然成了破寺的主人。

我們的眼前當然不是全寺，不過僅僅私道這廟四首，雖將妻路也就可推而知了

新羅，假山石，一樁老差的翠綠的桃樹，中間似乎有一道碎段，然口到處是鹿茸，綠油油一片，就認不出什麼是什麼，尤其是夕陽西下，禿禿的影于罩滿了大地，陰沉和卑弱一綠顏色，灰顏色，深靛顏色，此外就是綠顏色，紅顏色偶爾一見，是整個的氣氛，這些只是背景了。至於琉璃本身，窗棂，棹角和房頂，佈滿了灰塵，蜘蛛網和剝蝕的面目。中間有兩個柱子，似乎掛着一付襪襪的對聯，一個懸掛的對聯出「……法雨……天花……」，一個並不更多：「……於南……貝葉……」。這是一付十個字的對聯，「天花」和「貝葉」正好相對，門框還有一付幾裂的對聯，因為字大可以看出是「廣慧」兩個字，上面還有一「御領」字樣，字跡雖說模糊，那個大廳方的御印却還留下顯明的痕跡。牆壁似乎不片皆有，但是，由人意外，有一個破是條几，有兩條高背椅，遮天之字，裏和尙沒有老乾們修成樂火。和環繞對比，他們畫得起一個乾淨，條几上圍擺着一個矮凳，顯然是將近小飯館送來的午飯，用過了，沒有取去。碗筷擺在旁邊，一隻高靠背椅正好對着。掛背椅靠范派立的西裝上身，孝大衣搭在條几的一端，一個大皮包（凸凸的，當然塞滿了工作的附件）放在旁邊。

范派立現在邊廳抓物石像。一座破像然而美好的古石像，不大高大，然而面觀

平時，衣袴單絛，氣象不凡，一看就知道是出於老手的無名之作，年月久遠，受了傷，埋進泥土之中，假如不逢遇到有賞鑑力的人，怕就埋許長埋下去。

小練子在旁邊做旋磨，幫忙打糝。

小練子（看見主人快完工）今兒這道一天夠磨的了。天這樣要黑了。這個地方怪荒涼的，像吓兒，走出了三四條胡同，才叫得着車，趕到家，老早就黑了。這另了一天，這泥價還都沒有漲着。

范（描寫自己，描寫老像，心平氣和）沒有什麼。（描寫石像）好東西，這一打掃堅持，竟又顯得發光了。五十年來，中國人眼裡那尊佛這座一尊寶貝。你看，那書上還有字兒，年分越不了，沒有大風石屑磨廢古，也有吳道子那廢古。

小練子（摸兒什麼不好，整天在這個破廟裏琢磨）！

范，你別不知說這廟裏廟子有多大來歷。這個寺廟，是發蓋的，一定是爲了這座觀音像才蓋的，蓋了又蓋，修了又修，修到如今，沒有人修了。越修越複雜，越不成果西。

小練子（歪頭一索，滿臉找這地方供養，要不……）

范 怎麼樣？

小練子 這話會不準麼的。

范 把他修這，頭門出來，指他乾乾淨淨的，修成了我的不是？

小練子 (糊塗了) 是啊，是啊。可是這個地方——

范 起呵兒給警察局上個屋子，搬到研究所，不比丟在什麼破廟好？

小練子 這價錢得好，看門的買和的才不幹勁。剛才他還對我講，他捨得這價錢你

范 再蓋一個破廟？(搖搖頭) 怪可惜了兒的。今天忘記帶尺了。明天一早起來，量

尺寸，照照像……

小練子 天這就要黑了。這個地方，東北邊作角，特冷涼了……

范 你怕出岔子？

小練子 不是那麼說……這一番沒有多少住家的，要有，也都是些日本鬼子……

范 你怕他們？

小練子 不是那麼說……這一番不是寺，就是廟，他不知道，隔不多遠，那北就是炮局

頭條，那兒是警備司令部的拘留所，一來就槍斃人……

好笑你怕鬧鬼？

小辣子（搖尾爲情誇）不是那麽說……您同去早點兒燒餅……
您，咱們怎麼走？（指飯籃）小飯館沒有取走這倆，丟了誰賠？

小辣子 咱們路過給細帶去，再說，買和尙……

（買和尙探出頭來。）

買和尙（啞啞嚶嚶的）小辣子！小辣子！

小辣子 買和尙，是小飯館取傢伙來了嗎？

買和尙 不是，是一位娘們兒。

范（閃過身，重複）娘們兒？哦，是誰來了？

小辣子 誰？

范 金姑娘。

買和尙（稍稍向前）是嘍，范先生。一位太太，在大門邊。

范（向小辣子）一定是金姑娘。我正在這兒等她。（走幾買和尙）老頭子，你看，我

送了您一個新菩薩。

買和尙（結笑）致情嘍！一分精神一分福，錢算停着了。

（范嘆着）小玉！小玉！勿勿迎出去了。

小德子 你瞧，怪道我們少爺老也不會回去，教情老學幾金柱子的好了。在這兒會回，可人家是捨不得，你怎麼看成了太太？

賈和尙 (指菩薩) 打暈石像) 我這叫老眼昏花。阿彌陀佛？可不是一座觀音！我就說什麼來的，石觀音寺叫石觀音寺，會沒有觀音，也就文靜門兒的了。是觀音，還是石頭兒的。一說兒不假。

小德子 少爺說這話有學分。

賈和尙 近不了，近不了。我說守，這個寺子，一度是鹿子寺。今也亂了，這了教門人的學算。廟拆了，和尚搬到土家頭。好寺呀！好寺呀！這在後院，沒金漆柱，要多少莊嚴有幾些。

小德子 石頭也好些。

賈和尙 菩薩不是金身子，難道就是這樣一說石頭？阿彌陀佛！罪過！罪過！你小孩子不該得這個。這下子可好了，菩薩出土，能明兒你少爺那個好呀，就別提有多大。多子多孫，多福多壽——

小德子 保佑我們少爺討一房少奶奶倒也是真的。
賈和尙 怎麼！剛才那位大大不是少奶奶？

小孩子 人家是小姐，你兩十不是沒有聽見。

買和尙 潘姓金？

小孩子 一個唱戲的，金小玉金桂娘。

買和尙 (聽了這話) 就是這呀！唱花旦的金小玉，幾輩子點透了花兒——就是這本

人兒！說再弄和一眼，說起來，也算是見過這她本人了。(包公) 領着，怎麼會過姓呢？

小孩子 (停了) 極善願？

買和尙 唱這兒個說去。

小孩子 少會會去客，別看，這是神規矩。

買和尙 (只得止住) 可是我——

「若由示了，拖拉着沈直的步伐走來。

，手裏拿了一個包袱，思緒的模樣

小孩子 不是金桂娘？

包 (嘆息) 唔，是的。

小孩子 走啦？

范根。

小褲子 你怎麼多了一個包袱？

范根。（把包袱放在椅座上面）我餓了，你們餓不餓？

小褲子 您倒說，這是什麼晨光點兒了，有不餓的？

范根和尙，勞你講，到附近去買十個燒餅了，我們吃過了也就趕回去了。

買和尙 您這是什麼話，可不折死小人了。

范 這兒是錢。

買和尙 一塊錢！用不了，十個燒餅，一毛錢就夠了。

范 多餘的，送你做零用罷。

買和尙 這是怎麼說的，您這是怎麼說的……

范 你快去買，要為的，我們等你回來就走。

「買和尙連聲應着，踉蹌奔出。」

小褲子 （想着包袱）這包袱就是金姑婆給我的？

范根。

小褲子 裏頭是什麼？是衣服？

（急開）回頭有一輛汽車來，停在後門口王大人坑那邊，你去把後門開開等汽車來了，
，同我一聲。

小練子：是全粘煩放來接我的？

范：你這孩子今天怎麼這話多？（揮着他往裏走）你站在後門口，好好兒看着，只要有
汽車在王大人坑停，你就趕緊給我聽。

小練子：是啦，老爺。

「向後院跑去。小練子才去，范就走到門邊向外低聲喊：

范：孫太太！孫太太！又回過身來，向後院那條路張望。

（莫阿潘手滯胸，往外邊溜了進來，頭髮散亂，一身泥瓦匠的衣服，好像一個窮賊，
，在入口張望。

范（有所察覺，急速回身）你——？

（莫同不敢作聲。

范（迎了進去）你是誰

莫同（喉嚨）我……我……你低點兒聲……。

范（若有所思）你是——？

洪同（猶豫向前）沒有別人在？

范 就是我一個人。我的聽差——

洪同（不安）你的聽差——？

范 他在後門——（驚悟）你不是莫阿？

洪同（驚呆）是的，我——

范 每一等，我去把大門關好。

洪同，我溜進來的時候，順手帶上了大門。

范 要插上。

洪同 也插上了。

范 這就好。現在你放心，寺裏不會有第三個人進來。聽差在後門口等收車。汽車一來

，他就送給我們知道。這是你姐超安辦葬的。誰叫我去替你，拿上了汽車，你覺得

什麼地方一定，就吩咐汽車夫開到什麼地方去。汽車是車行叫來的。可是你姐超安

？請太太呢？

洪同 她走了。

范 走了？

莫爾 恐怕在這兒耗久了誤事，你知道，雜誌上了我就有送命的危險！倒說者先生是

范 我叫范永立

莫爾 那我知道，我姐姐寫信告訴了我。我是說你是不是那邊兒的？

范 那邊兒的？

莫爾 你是不是重慶來的？

范 重慶？你想到那兒去了？我在北京住了二十多年了，感覺兒也沒動過窩兒。

莫爾（失望）噢！我還以為——我正說我姐姐怎麼會認識那邊兒的人呢！

范 我跟你姐姐是老同學，她要我幫她這個忙。

莫爾 我。我且問你，現在重慶是不是已經反攻了？美國軍隊是不是已經在中國沿海登

陸？

范 沒有那麼快，這陣子還在圍攻密支那。

莫爾 怎麼這麼慢！這麼慢！我在監獄裏頭天天罵著——我覺得，這是我唯一的家！

范 沒有人能從你這兒逃走？

莫爾 我是死在一羣逆反匪徒頭腦出來的。不是得就海上發覺。

范 那就好。我前幾天報紙上看見你判決死刑的消息，我遂以為你已經死了呢。

冀同 我遂遂去快三個月了，不是要我指出幾個同黨的名帖，老早就處死我了。我只要能夠親眼看見抗戰勝利，我就上刀山，下油鍋，我也死得瞑目！（坐向桌椅）我害怕這些報紙對我的漢奸走狗！我就是死也不會出賣我那些有血性的朋友的！

范 你說，回頭還有什麼方法嗎？

冀同 我姐夫那邊我是不能去的。他是日本人的走狗，他會順一個把我獻給鬼子的。法

弄好，你假裝他嗎？

范 我就裝那個人說罷。

冀同 他就是背我下裏幫我一下，我姐姐也用不着走這條險路了。我不會去傷那兒的。

范 那你去什麼地方？

冀同 我……我怕北京城沒有一家人敢收留我。說不定就會挨家挨戶搜查。

范 我有了主意。我雇下院子有一所空房子，我把你送過去安頓，這兒是北城，那兒是南城，沒有人會想到這上頭的。

冀同 你不怕連累你？

范 我？沒有人爲了你會趕到我的。就是我跟你姐姐，也是方才偶然碰見。雍正愁沒敢

一個幫手，一個有身分的太太，什麼也不方便，又得一百二十分保守機密，無意之中碰見我這老朋友，竟敢將天由命信我了。

葉問（不大相信）是真的？假的？

范（笑笑）當然是真的。倒說，你的家裏現在沒有別人了？

葉問 沒有，我的父親同母親去世有十幾年了。我就這樣一個姐姐。

范 姓知不知道你是——我是說 你和日本人招安，你姐姐當初知道不知道？

葉問 當然不知道，他跟孫春祥結婚的時候，我還小得很，什麼也不懂。後來北平淪陷了，孫春祥官見逃，巴結日本人想當偽官。我表面上在學校裏唸書，暗地裏就參加了工作。我姐姐一點兒也不知道。

范 可是你被日本殘兵抓了起來，可急壞了你姐姐。

葉問 我知道，我這回能夠逃出監獄，她一定砸碎了心血。昨天聽助，看牢子的老劉，

私下遞給我一把鑰匙，一身衣服——就是這身泥瓦匠衣服。監獄這些天正在大興土木修繕去年四批軍退去的時候毀壞的地方。從前西北軍有一發弟兄在裏頭駐紮。我到裏面轉道一閃，所以路還不生。看牢子老劉給了我一把開牢門的鑰匙，等到現

在這個辰光，混在混風匠裏頭，混出了野路。他叫後朝石做音寺，說，就是姐姐在逃走的辰光，到了這兒。道短又些，說我有你會替我設法，只要老頭不投箱，不說出我逃走的方向，錢房不會知道我的下場。

范 阿頭一上流立，他云混混出前門，就是老到遠了去，也沒有人能轉把你怎麼樣。真阿 他均不去連條才好。老僧等令王士時，他話不是好意的。

范 銀片什麼。他云事再大，也做哥不到半路會有人替救你。

范阿 我這物了他的空頭。

范 我知道，這傢伙是個笑面虎。

范阿 有一天，我刺了他的皮，我才細心。

范 那一天也就不過了。

范阿 可是，你聽，什麼響？

范 (聽了聽) 沒有什麼響。

范阿 過一發就靜。(說) 汽車還不來？

范 奇怪！

范阿 我就極了。

范 買和份買燒餅也不見來！

某同 到什麼地方尋點兒東西填填肚子？

范 (指著范范) 那裏頭有我吃的剩飯，你要是不嫌髒，不怕噁——

某同 (苦笑) 誰？冷？(掀開飯筐，欣喜) 老天爺！這也好叫餓！炒三絲！雞兒湯！

大半碗飯！(坐下來就想吞虎嚥) 我做夢也沒有夢見過這些東西！

「但是，遠遠傳來割喉的響聲。」

范 有人來！

某同 (急忙) 是不是汽車？

范 有人在敲外邊大門。一定是買和份買燒餅回來了。你與你的，我打發他再買一燒東

西。

「有人呼喊：『開門呀！開門呀！』」

范 (收步，一驚) 是金小五！

某同 金小五？

范 嘿！這回真的差點來了，她怎麼會找到這兒來？你酒菜折到大飯碗裏頭，堵到那處

假山後頭來。我趕快打發她走。

「金在外直喊：『開門呀！永立！』」

範

（高聲）我開門來啦！（巡視了一眼，發見包袱）對了，還有包袱！

「但是，黃同連忙掉起飯碗，溜出透廊，躲住後院一個陰暗的角落。」

范

（向自己）回頭再給他，我總也沒有——（外邊大門敲得通通地響，急忙高聲向外

）來啦！來啦！……私忙着哪！

「他向外奔出。」

「希疑，金小玉在前，他隨在後面，一同追來。金拿着一塊破磚頭，一臉的不高興，一腔子的疑心，向四面打量。范的眼睛隨着她的眼睛。」

金

你到底在裏頭做什麼？我喊了地半天，磚頭也敲碎了兩塊，你瞧，這塊眼者也就要碎了，手也酸了，腳也酸了，就聽見你的聲音，看不見你的人影子！你到底在裏頭

做什麼？

范

我不是怕嚇你「來啦，來啦」？

金

可是，我的大爺，光答應沒有用呀！我是讓你開門來呀！

范

我這不是開了麼，小姐！

金

開門也要哩咕咕的？

我本是個鬼呢。

金 是鬼嗎？

范 罵你幹什麼？

金 罵我幹什麼呀！來得不是辰光點兒呀。

范 (笑了) 我求你別還來不及囉，我會捨得罵你。

金 請你當真？(看着他) 你不是折半句罷，我就拿這塊磚頭砸你這小雜種。

范 什麼？

金 (嬉笑) 不單「小雜種」，還是「狗頭兒」，(放下來道) 是「小心肝兒」，這成了罷？

范 不是對付兒？

金 (放下磚頭) 振了味(你味)不講好人心，狗咬呂洞賓！

范 (哄) 好好兒時生你這氣，(金) 你這氣，(金) 一袋本，(金) 你這氣。

金 人家老道者這遇對這塊地方，因為怕相讓，因為怕相讓，因為怕相讓，我來空跑一趟。

范 (哄) 人家老道者這遇對這塊地方，因為怕相讓，因為怕相讓，因為怕相讓，我來空跑一趟。

金 人家老道者這遇對這塊地方，因為怕相讓，因為怕相讓，因為怕相讓，我來空跑一趟。

范 (哄) 人家老道者這遇對這塊地方，因為怕相讓，因為怕相讓，因為怕相讓，我來空跑一趟。

金 人家老道者這遇對這塊地方，因為怕相讓，因為怕相讓，因為怕相讓，我來空跑一趟。

范 (哄) 人家老道者這遇對這塊地方，因為怕相讓，因為怕相讓，因為怕相讓，我來空跑一趟。

金 人家老道者這遇對這塊地方，因為怕相讓，因為怕相讓，因為怕相讓，我來空跑一趟。

范 (哄) 人家老道者這遇對這塊地方，因為怕相讓，因為怕相讓，因為怕相讓，我來空跑一趟。

金 人家老道者這遇對這塊地方，因為怕相讓，因為怕相讓，因為怕相讓，我來空跑一趟。

麼着？

范 好小道，你好好不說，我當一個瘋賣的樂會。

全 （喚味笑了）可不，從我一個入籠了。

范 笑了就好。倒是說正經，你一去這老道，到這鬼地方上，一定有正經話對我講。

全 沒有正經話，就不許我來，對不對？

范 不是那麼說。★地★荒涼，這地方荒僻……

全 多荒涼，多偏僻，你來得的地方，我就也來得。

范 對！這話我愛聽。說罷着，你來是爲——？

全 我偏不就先說。你越急，我越不急。

范 好！咱們有的是工夫。

全 那你快坐着罷！（檢查房屋）這個寺可真破，無可憐！後頭還有大殿，怎麼像像也

不見一個？

范 （怕鬼不走動）後頭大殿拆了，此外什麼也沒有。

全 我去看看。

范 你不許，你一個人去，我在這兒坐你。

金 一個人就一個人，算得了什麼。

范 非大慶東廟裏的准一准柱林。

金 急能止去一緊要頭？

范 不頂壞口。這兒也望得見。（指給范看）野邊無諱諱的一堆——

金 財說哩，吓吓人的。（聽見飯盆）你在這兒用的午飯？連一湯就沒有正經飯子，你

時得出什麼好東西吃？我倒要見識見識。（飯盆微開，草同碗沒有蓋）怎麼？開

盤空碟子，一盤空碗，你什麼時候飯量這麼大，一吃就吃得這麼乾淨？筷子呢？飯

碗呢？（回身問范）你擺在那兒啦？

范 擺在——您知道！

金 （笑）連碗筷也吃掉啦？

范 （忽然重覆一動）小妹子拿來吃的，不知道放到哪兒了。

金 倒說，小妹子呢？

范 在——誰曉得？

金 那家風才一個人要擺在桌邊？

不許我背裏咕嚕？

（洪順）存什心，以爲誰怕誰？

（洪順）這是你有理。這是你的衣服。穿上罷，這會兒不比中午的天涼些。

（洪順）這是你有理。這是你的衣服。穿上罷，這會兒不比中午的天涼些。

（洪順）這是你有理。這是你的衣服。穿上罷，這會兒不比中午的天涼些。

（洪順）這是你有理。這是你的衣服。穿上罷，這會兒不比中午的天涼些。

（洪順）這是你有理。這是你的衣服。穿上罷，這會兒不比中午的天涼些。

（洪順）這是你有理。這是你的衣服。穿上罷，這會兒不比中午的天涼些。

（洪順）這是你有理。這是你的衣服。穿上罷，這會兒不比中午的天涼些。

（洪順）這是你有理。這是你的衣服。穿上罷，這會兒不比中午的天涼些。

（洪順）這是你有理。這是你的衣服。穿上罷，這會兒不比中午的天涼些。

（洪順）這是你有理。這是你的衣服。穿上罷，這會兒不比中午的天涼些。

（洪順）這是你有理。這是你的衣服。穿上罷，這會兒不比中午的天涼些。

（洪順）這是你有理。這是你的衣服。穿上罷，這會兒不比中午的天涼些。

（洪順）這是你有理。這是你的衣服。穿上罷，這會兒不比中午的天涼些。

（洪順）這是你有理。這是你的衣服。穿上罷，這會兒不比中午的天涼些。

（洪順）這是你有理。這是你的衣服。穿上罷，這會兒不比中午的天涼些。

（洪順）這是你有理。這是你的衣服。穿上罷，這會兒不比中午的天涼些。

（洪順）這是你有理。這是你的衣服。穿上罷，這會兒不比中午的天涼些。

（洪順）這是你有理。這是你的衣服。穿上罷，這會兒不比中午的天涼些。

（洪順）這是你有理。這是你的衣服。穿上罷，這會兒不比中午的天涼些。

（洪順）這是你有理。這是你的衣服。穿上罷，這會兒不比中午的天涼些。

老 破石頭？估大老東城，沒有這麼幾塊破石頭。玉佛寺的玉佛都沒有輪值錢。

全 (插進嘴裏的？我不信。(越發確信了) 大爺別唬我了！這是佛像，可不就是觀音？這是個男的，我有個子侄兒。觀音娘娘會有胡子孩兒，得啦！我這輩子就沒有稱。

范 (好笑) 你纔說是送子觀音，那是送富，騙孩兒的。這個呀，是送地地的觀音。

全 (將封將既) 當真有這麼回事？

范 要不是這處回子事，我會一連幾天跑在這兒？我的辰光也不值錢。

全 可是——

范 這的確是觀音，是菩薩，不是娘娘。你想想看，這個寺不就叫作觀音寺？

全 你們做學問的不會騙人的。那麼，我就拜他一拜罷。

范 大爺您不用管。

全 (趕緊俯拜下去，磕了一個頭，呢喃了一陣子，起來拂淨塵土。

范 你拜什麼什麼？

金 不才子。(下)一口氣(我直想哭)。

范 不對。這地方你待不得。你要招那。你給我先走罷。

金 我這就走了。(看見包袱)這是什麼？

范 這是人家一個衣服包袱。

金 誰的衣服包袱了？(范)新褲兒的包袱呀？裏頭是一身臭襖臭褲，一身小褲褂……

范 才子那裏穿的……這兒是滿漢字，在蘇州府……這兒是……這兒是……

金 你這麼說做什麼？

范 (不理會)其……對！孫弄符的太太不是說來的桂英嗎？

金 你這弄那兒去了！一個連兒的人多了，難道都成了孫弄符太太

范 我不信。這是太太的包袱！

金 你怎麼知道是太太的包袱？

范 那兒還有我的包袱呢？

金 (羞羞的)好容易！只是你大爺不理。(范)呵！呵！不再說。

才說到這時候，我就就警告你，今天下午四點鐘，孫大人給我打來一個電話，說是今晚在龍園酒席，請的都是當朝一品，周田順閣的七姑孃，就是說，今晚在龍園酒席，孫大人也要去，還要我帶琴師去演奏熱鬧。說不準是，孫大人要請我，因為，說是接到前接的電報，打了大仗，街防已經一鼓而空，眼者就是這意思，重慶，所以孫大人一開心，他巴巴着做廣西省的會館長，你知道，臨時派了，一席慶功筵……

我呀白啦，你有了的會，怕我會跑一趙……

所以你是來通知你一聲，咱們只好明天會了。

好罷，就這麼麼着？

你不生氣？

不。

你不爽？

不。

那你去吧。

我可憐那大人先生，白排了你一場，弄不到一點兒油水。

金 好好兒一個兒，你也學會了貧窮。（懶懶走）你說你要去睡下籃子一趙，你那一天去？

范 就是今天。不去你那邊，我這就去睡下籃子那邊住一夜，明天再回來找你。

金 （站在入口）我多想跟你一道兒走！（忽然，發覺范並不孤備一同走）你不願意睡籃，跟我一場兒走？

范 我……我等……小練子還沒有回來。

金 他又不是吃奶的孩子，怕摸不着北京城的路？

范 （於是）汽車！

金 什麼？

范 你聽，是不是有汽車在前門停？怪，怎麼在前門？

金 是誰，替誰呀！咱們走咱們的！

范 （但是，有人老應老賴嘆了道來：「金小玉！金小玉！」）

金 （變色）又是誰？

范 像是孫善祥孫大人。他怎麼會找我找到這兒？

金 （想避避）你不是得——？

金 沒有事。他來他的，兼伴我的。

金 (扒拉) 那個包袱裏什麼
包袋？

金 口語碎碎匆匆奉入。

珠 (發火了) 金，這不假嗎？啵！字字上金小玉！(抓住他的手，一直對羅說話) 打完電話，後說我一樣，還是我坐汽車接我到我公館來罷。我有一句話得先寫給你一聲。同你個家人，說是你到東北城什麼石觀音寺去了。打算上完香，就到我公館去。我一看，你這一趟洋車可就給弄壞的了。安定門趕到宣武門，東北趕到西南，起碼也得一個半鐘頭，你這身子，風又亂在次，那怎麼成？還是我坐汽車接你一直到我公館坐房。一客不煩二主，我連你的琴師都帶在車裏了。啵，要得我們這一路找。別說了，咱爺兒倆就走吧。

金 恁恁地個急勁兒！

珠 不念怎麼着！你兒晚晚查着你的！街坊打下來了，你不知道，這陣子是勢如破竹，裏着就到桂林。這下子可就轉到我快活了！好幾個人蓋着作廣西的省長。我這方面版不成家看書了。

金 看我？

孫 今天晚間呀，那賊賊偷了兩個麻袋，約約的。下了此地，我陪你到他處裏面坐坐，你只裏這麼提一會，問問他，這賊賊上這地方來，是這賊賊上。是這賊賊上。是這賊賊上。

金 他拉着我，一溜煙地往外走。

孫 他放我脫一句話。

金 我老說，這兒還有人帶。

孫 (一楞) 這有人？(看見了范) 噢！

金 (向范) 范先生走了。有話明天說。

孫 好，明天見。

范 (顛頭地) 范先生，明天見。有話明天說。

孫 (向范) 范先生，范先生走了。

范 (一直拉住包袱，吞了一口氣) 可走了！

孫 (某同拿着一個大空碗和一雙筷子，立即回到遠處。他把碗筷放到條几上面。

范 (被孫某舉起范先生的聲音)

范 是他。他們今天就動身就在廣西打勝仗。

莫同 輸贏真就失了？

范 大概不會假。

莫同 (一聲長嘆) 唉！這麼打下去，什麼時候打得回北平城啦！

范 不是一下子就會肅清。要經過很長很長的夜晚。(忽然) 你聽見什麼響嗎？

莫同 像是——？

范 像是叫雷聲。

莫同 像不是人家發覺了你逃走。

范 不用管他。我們想別的法子走。

莫同 這兒鄰近警備司令部拘留所，待不得了。這是你姐

姐給你留的衣服，你拿到剛才學校的地方換上，你先打後門溜出去，我這就來。

莫同 接過包袱，正要由原路隱匿，就聽見遠遠傳來汽車的響聲。

我們的汽車來了！

「小車子遠遠在後邊呢！」「少爺，汽車！」

「快換衣服！你先溜！我這就來！」

「真個不見了。」

「范進來預備穿大衣。」

「他是小練子沒有進來，買和尙卻氣喘吁吁地跑了進來。」

買和尙 范先生，您聽見了沒有？我在樓斜舖等燒餅，我要現烘出來的，您知道，餅的

好吃，就聽人講，破局那逃出了事。

范 什麼事？

買和尙 拘捕所裏頭逃了一個犯人！

范 （涉漠）誰？

買和尙 （鬼頭鬼腦）說是一個游擊隊！可不得了！

范 是翻牆走的？

買和尙 這是您要的十個燒餅。趁熱火。（交代清楚）他有燕子李的本事倒扣了。是看

準的老劉幹的。就是他受了錢——這錢給我總機，要要錢，賄賂，就賴我。就是這

小子，不知道打出什麼鬼主意，放走了那個賊犯。碰巧上頭查出來，把老劉這條

活給扣起來了。

「他站在一旁，向四處打量。」

王 王爺就是王士琦進來，和兩三個軍警，裏面還有一個日本憲兵。

王 （向後院的聲音）是門衛那兒。你報號。

王 「高貴王爺站在我院，警官和兩三個巡警，分開了搜尋。」

王 （看着吳和翁）你是——

吳和翁 （舉了下手）老爺。

王 你是寺裏的人？

吳和翁 是，老爺。

王 拘留所通牒一個犯人，就是躲在你這個寺裏頭。

吳和翁 （面無人色）躲在我這個寺裏頭！

王 你沒有看見什麼人進來？

吳和翁 沒……沒有。

王 這個小夥子是幹啥的？

吳和翁 他……他叫小夥子，是趙先生的跟隨。

王 什麼趙先生？

王和俞 范先生就是——哇！就是那個菩薩！

王 什麼？

夏和俞 (解釋) 菩薩原來在土裏頭，是范先生看見了，佩了好些人掘出來。

王 這有幾天啦？

夏和俞 好幾天……三四天……

王 (轉向小練子) 你主人是幹嗎的？

小練子 (裝取索索) 是不幹什麼的。

王 他做什麼事？

小練子 他什麼事都不做，他跑夜廟子，玩兒發瘋。

王 名子是——

小練子 范永立。

王 (思索) 范永立。范永立。

王 (表在這時，高貴五過來，手裏提著其何脫下來的褲身范瓦匠衣服。

高 四河。

王 現。

王 還有別的？

王 沒有？

王 錢裏頭有沒有東西？

王 我來看

「這本警官，夾着一個空包袱。」

王 同司令

王 呢。

警官 革本頭還有一個他沒皮兒。

王 給我看看。（對着僅有的一線夕陽：檢查包袱）這兒……這兒……這兒……這兒……「美」……

不用說，一定是空同鄉小子丟下來的。……下面一個字，也是革本頭兒……走了幾

根蒜絲……偷是個「美」字……啊，誰大大！（翻了閱）有香水味這兒（向警官

）還有什麼東西嗎？

警官 沒有，司令。

王 得司令，錢裏頭什麼東西也沒有。

王 他一定是換了衣服逃走的。(猶豫) 一定有幫手。黃五，老劉招用來誰跟他接頭的？

黃 四司令，是一個跟老劉要錢的。

王 (向自己) 孫大從這本頭有把握。(轉向小練子) 你認識什麼？

小練子 飯籃子。范先生中午在浦兒吃的飯。

王 打廚。

「黃五進去，樂興接過飯籃，液開蓋子。

王 空的。一口菜，一口飯也沒有剩下來。(向小練子) 范先生好大的飯量！

小練子 是呀，這這這頭一回。本六送剩下来的，才附我不在，也許是買和尙……

買和尙

(看見不問他，他已經站起，如今却急了) 我也不在，我是給范先生買燒餅法

王 有了燒餅，還吃這剩飯？范先生在什麼地方？

黃和尙：四司令，他走了不奔一會兒。

王 還回來嗎？

黃和尙：今天不回來啦。

王 (向小妹子) 去了什麼地方?

小妹子 他說他不回去，沒有提到什麼地方。

王 有什麼人來看他嗎?

小妹子 沒……沒有。

買和尙 (提醒他) 才剛不是有一位金姑娘來看他?

王 金姑娘?

買和尙 唔唔是的。

王 你是說金小五?

買和尙 對啦! 對啦!

王 (大悟) 噢，原來就是他! 這混蛋! 原來金小五想好的就為這個傢伙! 好，如今你可

算到了我的手裏!

他 那咱們先把他個唱花旦的派起來再講。

王 別胡說! 金玉那人是辦差，不會鬧亂子的。再說，連個田司令都捧她，咱們就隨便

說派胡派! 這事情得慢慢有出頭，慢慢兒調查，有沒有提到什麼別的?

買和尙 別管

這 我們來遲了一步。不過……也就成啦……貴五！

高 有，司令

王 張壽林這大人今晚極頑強，我也斷定裏頭，你跟我來。

高 是，司令

王 (向衆人) 一切人請先給我打到司令部，明天聽審。

(張在裏和衆同小號子張皇失措之中，王大對走出，隨從因在兩旁)

(幕)

第二幕

這是抵東帶見的中國式的大客廳。三間打成一片，牆壁架着新漆欄，掛着古今名畫的字畫。木器則是中西兼有，紅木傢俬之外，隨地是沙發，軟椅，小几。舊磁茶隨處皆是。烟具和香爐也移了地方。琴几橫在窗下，蘭花盆，古石，宋瓶是上面的陳設。外門是兩扇高大的彫花細綠的隔扇，向裏開在兩旁，放出淡影綽綽，不動的似是花木山石，動的似是來往行人。左邊一個小門，連着內書房，右邊一個小門，連到花廳，擺酒的所在。黃振門帶糾在一旁。

夜晚，將近八點鐘，黃老陸續來臨，已經悉的分成兩組較笑。一組是，但太太和任太太，坐在右邊角座，斯斯文文，有一搭無一搭地閒談。另一組是黃發書長任委員，和任委員，坐在左前角座，黃是他們的中心人物，似乎一言一動，全有令人點頭稱是的力量。

黃說你們說吧，這一次的確仗，不只限於取桂林而已。這是打通了整個的鐵路線，從南到北，一氣貫穿。好來便東西看到南洋就是一道銅牆鐵壁，美國人的海軍再為

要弄着，怎麼還上去了？這一步，這幹什麼！

「阿球向女大們舉意」——這話聽着長樣。

「這就叫『以過待勞』。」

任：不過太平洋上，英國人一個島一個島的——

勞：（啞之以鼻）任委員，你這個實在不能算，怕什麼。太平洋上的島你知道有幾千幾

百個？英國人這裏一個一個地來，就儘能善置子位地捨去耗了，怕他什麼？

任：可是——

任：（打岔）黃委員長，聽說這次打通白拉路，岡田擬開這一系統的功效最大？

勞：那還用說。岡田司令最秘密的事就是這一着。把北幾次會戰，整軍都吃了虧，這一

次辦了我們這個系統，將軍隊一上去，就馬到成功。你說這經驗不經驗！

任：那麼，將來廣西省一定是我們這一系統的勢力範圍了？

勞：那還說，什麼事都是個「查」字。中國人也好，外國人也好，連個「查」是逃不

的，你知道在打拉路之前，岡田司令就找子斷算這一着，他就說岡田司令這岡田了「

馬」這話，果然馬到成功。

任：那麼，黃委員長，這個廣西省的省長是不是已經——

你別聽他。他這年頭，好，好比是騎上車，更倒置，由不了。我還是算這座幾年，他從來不來這能辦。不過要說呢，我也有四個字奉送：快——快——快——

種

抄，抄，半字全五。

（齊得齊地笑着。沈家陸地笑着。這幾位女客也笑明其抄，然而以為應當笑，就做發笑了。）

（笑着祥忙忙撲撲地上）

對不起，對不起。黃發書景，失陪失陪，對不起，但委員長委員。

但將本話！那裏話。

幾位投子餓了罷？

但太太，餓倒不餓。可這這位七姑煩，到底來不來呀？

我，一定來，但太太，一定來。

但太太，還有那位大名鼎鼎的金小玉？

我，老早就叫我接來了，任太太，難壯子連雲娘，二個人在外頭用點心。

任太太，你請來給我們介紹介紹，我還是頭一回看見這位紅人兒呢。

不可以，可以，要不就明給在船上坐陪，伴面也已經養熟了，不欠家人工錢。

他 是呀，孫太太怎麼沒見？

孫 她重陽天去了天津。

黃 是呀，聽說她夫人這次回娘家，說你在京四頭條，小銀錢大有關係。

孫 (聲音) 那兒的錢！那兒的錢！……

他 (急得連聲) 另有個在後面追問。

在 是呀，兄弟，了一個小銀錢？

黃 (在後面) 孫太太同化境……

在 怕是在書是位的是……

他 (聲音) 孫太太……

他 (聲音) 孫太太……

他 (聲音) 孫太太……

王大 像這不礙台，這我這大和彭彭好幾個，那幾點不該這到這他這他七姑媽，
這要我們看這。

王大 這回這好，七姑媽是這個（做出小聲），呀！這這大和彭彭，不是看不起來，
成心要這這這不來呀？

王大 得啦！這大和彭彭，這常這這這，世小這這這。這于這出這好，這大要這

王大 有什麼好和這的？再說，這這這這大和彭彭打這這這這上呢！

王大 這這下性，這這這這這這這這！

王大 王王這這這這這，這這這這這這這。

王大 王王這這這這這，這這這這這這這。

王大 王王這這這這這，這這這這這這這。

王大 王王這這這這這，這這這這這這這。

王大 王王這這這這這，這這這這這這這。

王 這還有呢！

在太太 孫太太這下手羅心囉！

王 任太太以壽——

在太太 她多牙是進這個裏去呀天津。

王 去了天津？

在太太 狗祖太太！看看我們這位香雲司令，他儘是什麼也不知道！

在太太 那他怎麼會知道？他又沒有惹惱孫太太！

王 他們拍胸說笑，走狗肉裏房。

王 (向高) 聽見了沒有？孫太太去了天津。

高 聽見了，司令。

王 我希望她在今天，在這一兩天裏頭，不讓人疑心，能夠從天津回來。那我就把孩子

要她捧出來，她是不肯呀，我就拍她開到司令那裏打……

高 怎麼能下孫太太？

王 孫太太什麼都不曉得，她那個性格最要緊。誰碰她，她是同她……

高 孫大人在回日顧問跟前很有力量……

王 他是不滿意，要離開北京，大概會到天津或保定一帶。他不在北京，這全是廢話。我要趕快出去，天津那邊還有些傢伙在幹「功」。(稍頓)范某立有沒有下落？

王 (急張) 走了，走了！

王 是呀，司令。

王 車站和城門口都封鎖了。

王 還有電話通去嗎？

王 我想他也不會逃出北京城。只要孫科還求立，范某就有了着落。

王 研究員，不是辦事的研究員，平日就不太去。我派人去搜查那個研究所，說他是

，此外鬼影子也沒有。同那個看大門的，糊里糊塗，比小鍊子還不清楚。

王 金小玉那邊有沒有什麼消息？

王 司令不無遺憾，那就一直在孫公館，沒有走開一步。

王 那偵探公館呢？

王 這兒。司令以為金小玉不知情況？

王 我請不上親。這請走者麼？有錢來我收錢。咳！頭個大財！你個人有子孫有子孫。

王 請進，請外頭。

王 別叫他們走！隨時候我請進。

王 是，請本。

（金小玉由花廳那邊走來，便跪着二位女僕。）

女僕 金小姐，您不拜堂什麼了？

金 我是什麼也吃不下。〈看王王〉金小姐，你上王大人。

王 〈起裏〉金小姐，你別說有話，他還是裝着水，清淨有話。

金 王大人，您這一說不實，我這當我打美娘子呢！

金 打美娘子？

王 誰不成是我美娘子？

金 姑婆金蓮，我王大人，我有折口。

金 〈看王王〉王大人，您這門兒吃酒，是美娘子。

金 姑婆，你這一說，我這打美娘子，就是美娘子。

金 那美娘子，你這打美娘子。

王 傷呀，是康復後，鬆鬆的。

金 旺，別拿人開心啦！

王 (笑) 就算得了什麼，也值得生氣！(向高宗憲) 貴五，去省前頭坐席了沒有。

(高如起地下。)

金 (向女僕) 勞你幫，要黃頭看寫信來，我拜禮用過飯了沒有。給口肚子拉高琴。他會拉出吧癩來的。

女僕 (笑了) 是啦，金小姐。

(女僕走出。)

金 我的波紋生活的就是這樣危險。正想酒店不玄，他這毒子零碎。這也是沒有法子，頭頭要上我，不先填飽兄弟的肚子，知這酒店什麼反光臨兒散呀！

王 咱們是兩兩相稱。這主六年來，我住在路上吃飯了。

金 孫才，那是我社。(翠儀走向內書房) 備就，那個遊樂隊還回來沒有了？

王 你聽誰說的？

金 我確任大大說呢。不就是孫才大的兄弟嗎？

王 是的。你像美國公他的。

全

「可不！……」
「一個個非你不可的，好幾多子，你也可算這種人。」

全

「好好兒一個人，就死就死，誰要是不這話，誰誰誰？」

全

「你笑成他話？」

全

「他要是這到界上，你收留不收留？」

全

「我呀，四門大開，請他進來。」

全

「（微笑）你就不怕丟掉你這小腦袋？」……

全

「你這話一說，他要是來了，我當真辦他」一語。（站在內書房門口，向內）「好好，你們都找一個人陪在兒吃官司呀！」

「裏面傳來一片笑談。」

「外邊傳來一片呼聲：『七大大到！七大大到！』」生趨前迎接。全躬身下。

全

「什麼事！推到了？」

全

「還不是那位七姑娘！」

（男女賓徒，風雨間由內書房趨出。全閃在最後。張珍到最前，王好和王一遠一位）

「我現在到門口，聽聽他說話。七姑娘遠遠就笑臉迎風，捧捧而來。女僕跟在後面。」

出城裏，幾處邊界，了無巡邏，只裏面值欠命，裏面值欠命。

人聲 不遲！不遲！

人聲 先迎！先迎！

人聲 正好！正好！

七 (站在入口) 我也是沒有法子！我們這位顧問，老爺子總共沒有多少死光，要吃這個，要吃這個，我就不用想，得開這個，老爺子說甚麼，老爺子說甚麼，我！我這個，是跑動兒呀，就像雞蛋入戶！(向孫) 孫大人，不說什麼的，我這點兒，不說了。

王 王可令，顧問在我跟前，你別句。

七 (向前) 秘書長，勞你久等。

王 任大大好。

七 任大大好。

七 任大大好。

七 任大大好。

七 任大大好。

七 任大大好。

七 任大大好。

七 任大大好。

七 任大大好。

位太太，您好。

七 早知道二位太太在這兒，說什麼我也早該見面。

女客 七姑娘坐。

七 (豈着塗) 這位是——(向孫)不許介紹，我會怕鬼臉。(重手聰明) 太太別嚇唬。

金小玉！

孫 (歪一猜我番！)

七 (起恭恭) 取情是了。(向金) 換位確好手，另外親熱。我可已垂了。人人待你既

金 唔係好，一派羅鬼，就像我們顧問要人東，他不共西。您應証，先唔句給我聽聽？

七 唔這不誤解我歡着！

七 我要不是錯了那做場呀。(轉向孫) 孫大人，我今兒走定莫不來了。

孫 (恭恭) 您美！

七 我也會將稱句，可是照金姑娘一比，阿牙都要笑疼了。

孫 您唔好，實在好。

女客 (兼重厚耳) 好，的確好！

七 謝！你待我，會教子，普養金姑婆，不是唔樣鬼雜教的台嗎？

（這句說女初口，不意其來，與去秀之一種的台體會檢規並未受到。）

七 怎麼，金媽呢？

（掩飾）七姑那囉得好，我請過。

七 （順口圓說）葉大人，你別要冒頭，冒頭跑題的了。七姑還不吃這個。

（大不應該了，女客妨礙機務，覺愈忙拿話岔開。）

七 七姑還那兒吃不吃的，我這兒可無礙啦。

孫 是呀，兩席早在我那裏好了。

七 早說不就交盤！孫老爺？（向孫）入席！入席！

男女賓客 悉光請！

（女僕站在入口，門帘更捲高了些。）

七 不，金姑還是希客，先請！

金 不請隨說，我才剛嫌不道，已經催過了。

七 就算陪我再吃點兒。

王 金姑還有說，說了不好，飽了也不好，這裏頭有講究。

七 那末，就只一杯酒。

王 這錢約不喝酒，約這錢子。

七 王司令，你不唱戲，倒挺在行。（板下臉來）我問你，其同那小子有替孫嗎？

王 還沒有十二分把握。不過，看樣子，他跑不了。

七 （站在入口）王司令才到有人當着大帥說你壞話。當心你這個差交不了，有人頂你。

王 我在七姑娘跟前可沒有錯兒。我這點子本心……

七 人家講，其同那在拘留所，關了兩個月，沒有出事，我一上在不到半個月，就出了

命子。

王 難道說我同孫……？

七 （看着孫）他姐姐又漂亮又有錢。不是呀，孫委員？

孫 他們姐弟二人早就斷絕了來往。要是你一說好，我，我休了我太太！

七 別瞎白了，我的孫委員！

王 七姑娘相當我同孫不乾？

七 空口無憑，……你得交出人來。

王 孫，就是今天夜裏……

七 只要你有其同，厥開那方面我給你担擔。

「他攔住金的手，正要舉步，高貴五拿了一份電報上。」

高 (向黃) 讀者是這更有像一份電報。

黃 (轉身) 我的？

高 (呈上) 發着這被人送來的。

黃 (折開，看電文，興奮，朗誦) 是廣西前線發來的。「表軍已佔領永福和陽朔及桂林」，我說怎麼樣？不出一個月，湘桂捷克全打通。

七 對了，我來的時候，顧潤得了一個報告，就是眼看就打下柳州。

男女賓室 (歡呼) 好酒！好酒！……

七 好，咱們再裏頭乾一杯，這個酒吃得開心？

男女賓室 (同應) 幸陪！幸陪！

(大家在禮讓之下，亂紛紛走進花廳。男女僕人圍了進去。王一個人，不推不讓，有請去，反而留了下來。)

王 (坐在沙發的扶手，望着他們的背影，自言自語，又後對高貴五說) 高貴五說，我同他是過不了關，這不同樣，不出十天，我就將他碾得粉碎。要這分，就不定軍法從軍……

我這個怪物，就說你這，越得越壞三個月，把那家主人手裏頭，就是那兩條狗道，我忠心耿耿，到了時候也不能夠迴避……這位士姓，我朝下裏家裏了，也有千個，把清，這了兒也不過就是走塵三言兩語的冷飯團子……（無向一張紅木椅）可是，我怎麼辦？……明天不洗，沒有開其我門以前，我就得弄到這兩個個人……可是，怎麼弄？……唯一有嫌疑的人是孫太太，她有包袱做證據，而跑不了……可是，天曉得她又去了什麼地方！怎麼辦？……這個包袱……（由衣袋裏取出包袱）這個包袱……（金小玉在後面入口，侍在門時，似乎在和那造台戲人搭話。）

丑

（金小玉在後面入口，侍在門時，似乎在和那造台戲人搭話。）
（金小玉在後面入口，侍在門時，似乎在和那造台戲人搭話。）
（金小玉在後面入口，侍在門時，似乎在和那造台戲人搭話。）
（金小玉在後面入口，侍在門時，似乎在和那造台戲人搭話。）

（金小玉在後面入口，侍在門時，似乎在和那造台戲人搭話。）

金

我在這兒想，這十幾年來，我要到東錢上說。

癩

我們用過飯，就來開你賭場。（潘老玉）賭場上時，你怎麼不進去用飯呀？就等你一
個人。

王 我不做。我在這兒替你陪陪金姑婆罷。

王 哪裏是來之不費財！（向金）你好坐。（向王安慶的位旁）土建，其間這不了，我
一有恩惠，馬上通知你。——可是，可是我太太……你千萬別事在在裏頭。

王 那晚曉得，不用區區罷。

（孫由於驚吓下。）
（金倒這一身沙袋，假裝感傷，低聲）王王！倒畫笑，有風起地地好老。金似牙
有價知覺你欠身，並免就座。

金 王司令給位。

王 （祝願顏色）張張好是好。

金 「天祥」，這也是什麼意思？

王 （向前，假不接話）更好打量你。

金 （正襟危坐）附！

王 什麼？

金 「更好」了張牙！

王 （笑了）程夫你連產兒兒張牙只有一個辦法……

(女僕捧兩杯茶由後廳上。)

金 (略不介意) 什麼辦法？

王 還有什麼……

女僕 王老爺請茶。金小姐請茶。

(王點點頭。金酸了一聲。『謝謝』女僕由原路下。)

金 我就是這樣兒，吃軟不吃硬。

王 做我看，正相反，硬硬不軟軟……

金 怎麼說？

王 我說好的，送人情，苦苦相求，你那兒是一抹臉金不認賬。我就是姑善逢姑善逢一

看，你也是飽加挨苦，其若法難。此之謂好心不得好報，我看，其效如此。『只有』

個辦法。

金 什麼辦法？洗耳恭聽。

王 我呀，一擱推在手，便把金來行。我將你關到那本那地庫子裏頭。

王 (兩聲) 好地方！

王 你喜歡待？

全 說說圖畫？

王 不。靜絲手裡有戒指樣樣，防盜過境也。

全 要不要再打打？

王 空耶，洋財，兩下翅，突銀箱，酒仙露，荷葉紗阿，先了事，你要去還不帶，上海
虎架。

全 這不通就是這袋樣兒。有更有新鮮耐兒的？

王 (抓抓頭皮) 有。蓋所全房子給你住著。

全 (打了一個呵欠) 還……還……還……我兼毋說！

王 你說「還」，「還」什麼？

全 你說呀，咱爺兒倆是心照不宣，硬的呀，軟的呀，俺就一管廚兒全收著送。

57

王 硬的也不成？

全 燕一啣泥一場空，魯是在費心機。

王 靜絲兒誰！

全 怎麼解？

王 金姑環的平劍子，嘩 見結。

金 滿口裏極人，我一解酒將……

王 (嘆一口氣) 你知道。酒不醉人人自醉，色不迷人人自迷。怪我運氣不好，趕明兒我也到北城換兒石磨青寺燒燒香去。

金 (先是一楞，繼之一笑) 幹麼石磨青寺？

王 有求必應呀！

金 啊！王司令打那兒禱來的？

王 你想想看，我是與什麼家的？這座老京城，方圓六十里，有個風吹草動，我先知道。

金 知道了，好，我不嚇人。

王 金桂娘就是這樣鬼好，爽氣！

金 我媽可天天誇我這個脾氣好。

王 這兒小子真就那麼好？

金 (裝糊塗) 能懂呀？

王 才說你瘦氣你又瘦瘦了模樣，我是說這兒好。

金 人家不瘦。

王 自古玩劍子約？

金 怎麼到那兒去啦！人家是作學問的。

王 作學問的？整天跑江湖子？

金 研經問的。人家自然有人家的事。

王 豈不是做什麼惡業活路？

金 （豎了他一鞭）人家是抗拒的。

王 你究竟是那什麼？十成子？

金 （起了疑心）十成子……他竟把柄拿在你手裏頭？

王 （披掛先鞭）他纔是那麼……隨着……不是尋常。

金 （站穩）你一定知道。聽口氣聽得出來。你講到什麼事，王司令……我求你啦，王

司令。

王 不是講來的，是……沒有什麼，沒有什麼。

金 一定有什麼呀？王司令。

王 你也真是……我不過是隨便說說。就是有些兒……也靠不了一回事。人家講出

心裏話，你豈還有什麼好說別人的，這就不講，你也明白。

要什麼精神？那就好。

三 (取出一個包) 我老想買這包餅乾，價錢不貴，滋味香，這餅也。

全 一個包換皮兒？

王 你光看香。

全 我好象見過。

王 你見過？

全 對了，就是今兒吃這餅，在在廟裏。

王 那就對了，我這在不換香香餅的。

全 你去那兒做什麼？

王 我正好在那一帶巡查……我巡的時候，寺裏已經沒有人了，我在後頭巡邏，越巡越。

一個包換……

王 你這在巡？

王 說過，他大大給他的……

全 一位太太！

王 人家那麼講。

金 我就說，我辨別鬼油麵包，幾字定經標識，這命誠難惹。

王 一定是你沒有法以前，有人先看過他。

金 那位大夫？

王 包被特頭兒有字，像是人名兒。

金 我記得頭一個字是「某」……

王 你看這第二個字……

金 看不出來……

王 草草頭兒，其姓的「某」。像不像？

金 不是女人名兒？

王 不一定就是女人名兒。不過……像是有人……

金 我聽時覺還難笑，誰太太就姓某……

王 好像也是單名兒……

金 (一楞) 啊！我問問誰大人看。

王 (週圍) 你這何苦來？惹起生事的……

金 我不信，我……我馬上就問個水蔭石出！

王 「許多尚在講入口，呼喚：『孫夫人，爲斷進來，一句話。』」
(苦衷發覺) 你這人……我早知道……抵獅子包不住火……

「孫素莊入口。」

全 孫夫人，問話一句話。

孫 問我十句話，她多越好。

全 孫太太名兒叫什麼？

孫 亦問這做什麼？有

全 誰就預管啦，我有用。

孫 別急，我會替你。我起把着。來在給一問，倒把我弄住了。(想了想) 貴姓！某某

。英雄的「英」。單名兒。字兒是——

全 謝謝您，這就納啦。

孫 沒有問的啦？

全 (氣呼呼的) 這就納半天的啦。

孫 什麼？

王 (插嘴) 沒有什麼，我與金桂無話可說。

孫（捧錢）別說走了我的个！小玉！（笑向金）我的酒這就喝完。七姑原念着要聽你的說，直在候飯。我們這離廳來。

〔孫送開花廳。〕

金（彷彿有責責聲）是誰！美英就是孫太太！我會面問她看！

〔孫由三手捧來包袱，塞進皮包，奔往門。〕

王（擱置心你上那兒去？）

金（我與孫談去。別攔着我。）

王（做什麼？）

金（找孫太太。這事是有半個字含糊，我就……）

王（發笑）你氣糊塗啦！孫太太就不在家，你這半天又不是沒有看見。

金（她去了那兒？）

王（誰知道？孫大人都不管，我更犯不着。）

金（怎麼？）

王（孫大人就是去了天津。）

金（天津，唉！這呀，我知道，這會兒說他）

王 他是誰？

金 誰？死添立！

王 (走開) 你別疑神疑鬼啦！都是我不好，一個包袱皮兒……

金 (自思自限) 對啦！他們倆一定是在那邊透夜。

王 (古郎折) 那邊？

金 那邊。

王 那邊？……那兒？

金 (猶豫) 我告訴了你，係好賣人情，給孫太太送信？

王 沒有辦法！我對天發誓……

金 算了罷！爲現在裏頭沒有好處的！速於我的事，我有子兒會管。

〔魂猶猶步出。〕

王 (伸出雙臂阻攔) 七姑婆要騙你的錢！

金 放我走！

王 她來，就爲騙你的錢？

金 我管不着！

王 滿一生氣……

金 生氣的樣子！

王 你的脾氣怎麼這麼壞？

金 那呀……話可沒錯……我不好麼……我爽歪了……我這子……

王 說好了……別見兒！

金 「她竟了一個個子，全圖走出。」

王 「(欲然頓住)我寧死也不過個道？」

金 區不敷，我何說！

王 「(欲向校場)。」

金 「(欲比器住)小玉，你瘋啦！

王 「(四身立走)王司令，回頭見！

金 聽我的話，你走不了！(向外呼喚)

王 「(王正好在出口堵住金的去路)。

金 有，司令。

王 (向前)快說走！

金 結婚，我是把你當朋友看……可是，你要是一黨派行……別忘了我是整黨司令部
可以拘捕你！

金 那？

王 你不能就這樣放手就走的！

金 好，王司令我願意。但……什麼不放我走了？……難道……那潭映女人買通了孫敬堯
的……

王 我是七姑婆的人，七姑婆要你嘴，你得嘴！

金 可是，我的好王司令，我唱不了！孫敬堯我連權兒，像唱得好的？

王 好，我不干我的事……我要的是你嘴。

金 你趁死人！

王 (柔聲)唱完了，我放你走……我帶你走……坐了我的汽車去，你那兒也好去……

金 (緩和)當真？

王 一言為定！

金 (插入抄發)好！那麼！快囉！

王 (向曹示意)你就在外頭等我吩咐，不要走開。

高 是，司事。

金 (急忙向高) 賤賤叫我的琴師過來，高謝官。

高 金姑爺，就是啦。

「高進廟正門。」

王 (出了一口氣) 誰算好，像鬼兒了。走走，看這一身汗！！

金 他個做怎麼用的這腔調？

王 不念。

金 成心是跟我作對！

王 這腔調。(走過旗廊入口) 已經起爐了。……七七點鐘在喝茶……

金 巧當業也是授壽壽的！

王 你也收拾收拾……你的明婆……

金 (別有所思) 他們倆在一塊兒用晚飯！

王 大概是。

金 在一塊兒玩兒呢！！

王 痴心女子負心漢，不足為奇。

全 還很死啦！我拿這心待他。可是他呀……

王 他騙你……他背地裏交接觸大大……

全 （笑聲）下賤……下賤……

三 這些話的裏面出處！

全 他豈不是一個流氓！

三 還要罵你好……

全 你發別語性，我這兒念厥啦！

三 （警告）得！能消滅來啦！……消滅來啦！……只要一剎鐘，你最好走了。

全 一刻鐘！

王 你發便四兩勾也就成了。

全 我發便！

王 地齊古平語，姑題，到這七姑婆和男女賓客。王退到正門旁邊。

七 （向全）好吡，飯吃好啦，該睡你的啦！

「大家紛紛就寢。最好的睡位留給七姑婆。七姑婆坐在他的旁邊。全念着胡正

門宜。

「女僕人在這時候換茶。」

王 邱富美來啦！

金 可乎啦！

七 誰？

王 給金姑婆拉胡琴的。

七 可不！沒有別學怎麼唱！

邱 〔邱富美提著琴袋，匆匆由外進來。他在門口遲疑了一下。王揚手叫他進來。〕
（跨過門限，立即轉身向他地打千）邱富美給各位老爺。各位太太請安。（然後特

別禮道）步，向七打千）小的恭隨叩安。

七 （問金）請惠的様子）你這拉胡琴的提搭人姓兒。他姓邱？

珠 （站在廳前使箇中間）邱富美，好胡琴兒！

邱 （向珠）系夫人誇獎！

七 （向珠）賞他個座兒罷。

邱 謝謝罷。小的有個兒來。

金 這個窮寒甥兒！

「他還坐坐向一張紅木椅，取出胡琴，試音。好些男女聚在門首聽戲。」

珠 陪七姑演戲呢。

七 哎呀！這倒是一個難題目。（向全）按你的拿手戲，什麼都成。

珠 遊藝場嗎？烏龍院？翠屏山？濟河灣？

全 （早就不可煩，但是，力量及時）隨便演罷。

七 這兩天咱們沒有戲，咱們就演獅子童和猴兒的戲罷。

人羣 祝來店。

人羣 喜榮舞。

人羣 大空歌。

七 好啦，鴻喜，好罷？

人羣 好，就是無雙舞。

全 （站起，向邱）桐門低點兒，我怕我今兒嗓子不靈。

珠 （失望）那——好罷。

「拉起胡琴，才唱得三句，高貴玉又急急跑來。他拿着一份電報。他在人羣之中尋找黃。」

五 又是什麼事。

黃 (黃同頭望他。發見他，趨前) 又是新書處送來的。

黃 (挂過電報，拆看地址) 是重要消息。

七 (扶看) 快看！「定又打勝仗啦！快告訴我們聽！」

金 (真要人命！這個戰事凶兇多！)

黃 (站起，無氣聲) 你們聽着。(向李和喧嚷) 同聲止，只有他的聲音「十萬萬火急，緊急是緊，救。應支那兵隊，八萬緊急。美太平洋艦隊可今晚在塞班……」

「神到不可拜神。」

黃 (仍然是他打被沉寂) 傳車。

「高急急奔下。」

黃 (趨向七大大之位聲) 我這就到顧同那邊去。您小一這兒走走？顧同如清了這消息

，要發脾氣的……

七 (如夢方醒) 怎麼好！怎麼好！我們這位顧同老爺子……

「趕快趕快走，我睡在後面。大家趁他們脚出一條路。他們走出正門，男女賓

客紛紛奔下。」

（慌亂）「這……這……」（看見地上的電燈。發起歌聲）「哇——哇——」

東京被炸……有這種事！這怎麼好！這怎麼好！

我早就說……危險，危險，我早說……

危險的，這……你不要緊，我眼看到手的會長就算砸啦！

「會長河地地起了出去。」

怎麼，不唱歌？

玉人到散就停了，唱給誰聽？

金 這半天把我嚇死了！

耶 （站起，打明琴）趕到吉祥家，也說迷不離了……

金 有拜拜的地方去，今兒的夜飯解傳給我啊……

耶 （驚呆）閉了？為什麼？

金 我沒事……有證明兄講！……我走啦！

「攔攔身就跑。」

「可果……」

「也迷了出去。」

王 (急忙向前) 我的汽車請給全小玉。叫你的人手環定了她。
書是，司令。

「你立刻帶出，正好和逃來的孫道丁一個潘家。」

孫 又是那個存入…… (發見孫滿，緩和) 沒有什麼。去罷。

王 (好笑) 若翁，你比我還是她。

孫 你想認看！我太太也不見了，會長也當不成了！

王 別怕我不知道，要說你太太我倒有點兒影子。

孫 什麼？你是說你知道她在哪兒？

王 你不是說她去了天津？

孫 (訝塞) 那，那——

王 罷了，罷了，我帶你到一個好地方去。

孫 做什麼？

王 (滿面喜色) 去看看蘇太太的小小……

孫 我太太……小心……

王 坐我的汽車去……我路上開給你聽。

【資料來源】：原報圖19。

（續）



第二幕

過了悠長的南橫街，再往南行，漸漸就到了兼葭葦葦的荒涼地帶。房屋不繼失去舊比的氣象，大都具有農家的風味。假如不是遠遠的一道高大的城隍廟，不是青磚階層什麼街巷，沒有人想到依然置身北京。人家往往蓋着一個煙囪，中間不是花園，乃是菜園，然後階着碎磚鋪成的小道，穿過魁大的白菜或者紫高的黃瓜，來到一所房屋，空寂沒有幾間，夜間由紙窗透出暗黃的煤油燈光亮亮。這不是別墅，却也不就是真正的田舍。

房間的裝置，出乎意外，並不說煙囪，如一般農人的家。尤其我們看到的這一間，構造亦普通的房屋類似，然而因為居住的人士的愛好，在這用一種白底淡綠的花紙糊牆，窗戶和窗戶之間的木柱仍是原來顯黃的顏色。窗戶上半可以掛簾，全部是發灰的白紙糊成，下半一塊四四方方的玻璃，裝着一個白布帶。後牆靠左是風門，裏邊套着那扇可以自由的木門，右牆有一個小門，同樣兩扇木門，多了一個藍布帘。緊貼左牆擺着一張條几，上邊放着有限几件古代器皿。正中一張寫本小桌是，擺着兩張木凳。窗戶下面，懸掛放着一個不到二尺高的香架，兩層，擺位香燭，此外各色香

「……」

「……」

「……」

「……」

「……」

「……」

「……」

「……」

「……」

「……」

「……」

電 不過就是座廢寺，看怪異的地方。

〔丁由內室出來。〕

丁 這光景有什麼好？

范 你給我個地一坐茶來。我們一路吃燒餅，口乾死了。

丁 我手上下雨招兒，辦不好？地裏現成的青菜……

范 你放下三把兒，你進來一碗……當心門戶，不要讓肥女人進來。

下 知道啦。

〔丁離開門下。〕

范 阿，你平日就住在這荒野地方？

范 不住在這地方。我在東城另有房子。這兒是一個詩人或者哲學家徘徊的地方……

范 這兒不叫廟呀，廟是寺呀，嚇嚇嚇呀，這個漢字罪無幾呀，有名的，無名的……

范 你別怕，沒有人敢來，一到白天，李成才幹事的境界……我這個地方沒有人曉得，

幾乎日只有空閒的時候來，也許不在門口，李成才在一天天……金小玉也敢來會會你

范 玩呀……此外就沒有人了。

范 金小玉？還是那個大名鼎鼎的范某？

這書子像什麼書？像什麼書？像什麼書？

（他）快是這書子，也不算是這書子。（他）我是這書子（指次後）給我放好了。

（他）這書子（他）這書子（他）這書子。

（他）這書子（他）這書子（他）這書子。

（他）這書子（他）這書子（他）這書子。

（他）這書子（他）這書子（他）這書子。

（他）這書子（他）這書子（他）這書子。

（他）這書子（他）這書子（他）這書子。

（他）這書子（他）這書子（他）這書子。

（他）這書子（他）這書子（他）這書子。

（他）這書子（他）這書子（他）這書子。

（他）這書子（他）這書子（他）這書子。

（他）這書子（他）這書子（他）這書子。

這又預備好那麼一口井？

(范不說話)

莫同 你——告訴我，你是哪邊來的，你是我們的人。

范 (笑笑) 你說什麼？我不是告訴你，我在北京住了二十多年，說哪邊一語。(外面

有犬吠聲) 有人來了，你快躲進去。

莫同 (不動) 你今天不說明白，不用避我進去。

范 快吧，我的少爺，你聽有人在說話！

莫同 我不！你說，你是不？

范 (無可奈何) 唉！

莫同 我怎麼怎麼找到了你？

范 是我找到的。

莫同 (興奮) 那麼，你果然真的了。——你是，你並不怕孫孫知道？

范 我知道你知道是個了不起的女人。

莫同 (遲疑地) 可，你為什麼還一直看着我，跟我說話？

范 我害怕你這個靠不住氣的廢鐵呀！你太年青。

莫問 你這信不及我，他倒弄死我也不用我送飯。

那就好，現在我命令你趕快進去。

「宗道轉來金小玉轉頭音：『范先生一個人？』」

是金小玉！

（已聽進去，聽見了，折回來）不是別人？

狗不叫了。是金小玉。

莫問 他不知道你是——？

你打我耳邊說我回子，真一沒古香，我打你（范）算虧不起，我不能步前嫌。

「范回推走了。」

范道：「范道：『范道：』」

金小玉在耳邊，莫問：「你換你的水，我換我的。」

（范道）：「范道：『范道：』」

這戲那天，在你處不好。

范 你才點鐘不還要上課？

金 不上課，春不用去。

范 看你這一個！

金 (看着他) 怎麼，討厭我嗎？

范 那兒無上緊家了，我有不喜歡的？……你這麼地遲鈍，一定有急事。

金 急什麼……我要見見她。

范 誰？

金 你的相好呀！

范 我的相好的……是男人，還是女人？

金 不是女人，我會半夜三更往這鬼地方來！

范 (笑了) 看你吓了我這一跳！原來你平白與故與沒有影兒的醋啊！

金 沒有影兒？平白無故？

范 你倒說說看，我的女相好的是誰！

金 (發作) 誰？誰？虧你有臉問我！……什麼去了天津，什麼「梧廷輝自思自嘆」……

……(撲起樓梯) 這是什麼？……這是誰的？……誰是你的？

范 你瘋了！女人有這樣打扮的？

金 化了裝，好叫人認不出來呀！

范 這不是你別明在石觀音寺看我的？

金 請問，你平常不算這種積善修福，為什麼要在石觀音寺擺這座一身？

范 這……實取有緣故……

金 說呀！有緣故，說呀！

范 這兩天我源源本本講給你聽。

金 哼！我會不知道。

范 你會知道？

金 這不是幾百級裏頭那一本兒！要想聽說呀，哼！下輩子幹。

范 那一本兒？

金 女劫男袋！（遞近）蘇不對？

范 （握住他的手，摸孩子，你聽我講……）

金 （不要緊，掉用手）我是愛……我是愛……天下就這大爺一個人兒聰明！（發誓）是嘍
一個聰明人兒呢？（向內竄）有臉出來呀！出來也好讓我知道這孩子聰明聰明呀！

范（握住她的一隻手）這裏安靜的地方，你最好要安睡！

金（掙扎手）我……我……要買雞蛋！

范聽我講，你的良心完全沒有報怨……

金沒有報怨！（從皮包掏出一包糖）這是什麼！這不是證據這是什麼？

范（倒過頭看）什麼東西？

金包糖，甚美的包糖！甚美香太大的包糖！（一下子把包糖扔給范）看好了！倒住沒有

看好了！

范（達到燈光底下接看包糖，喃喃自語）怪事！

金看好了！看好了！人倒向小沙發椅。沒有看包糖再看！抽煙！我是優！我不優，我會

上你大爺的當？……我雖色不怨，怨我騙了眼，迷了心，優多也怨你大爺這一

世！

范（放下包糖，走近）我有一句話向你……

金走開！走開！我不要聽你一句話！本來嘛，我是一個下賤的女孩子，出身低，沒有

上過洋學堂，那點點寬肥得不上你大爺？是我小心眼兒，覺得你大爺好厚，台個寬

裡，唔，唔一輩子我也不是一個了局，誰不成也怪得來祖緣，給大老爺們做錢大大？

了，一個男人。

范 (笑) 現在你放心了麼？

金 (低頭，難為情) 是我錯。大意，還不見笑我？

范 (難任地) 我早告訴你聽好了。是我錯。

金 不，大意，是我錯。(指范) 你不生我的氣？

范 我呀，只有愛你。我不害怕？

金 我才不怕。這才是開王士清那個老道入一個大笑呢，到會叫會說笑話太太，沒惹

范 他叫你來捉——？王士清？書信司令？

金 那包袱……(忽然，如有所悟) 啊……

范 聽了，我才開始要問你，這包袱怎麼會落到你手裏頭的？

金 (兩色灰灰) 老天爺！……怎麼好？

范 什麼事？

金 我上當啦？(又急又羞) 上當啦！

范 上什麼書？

金 添包添是王士球給我的！

范 你是誰……

金 他明明把我發發魚鈎子……

范 王士球？

金 他姓心你……可不是，他利用我做引線，催我開車借給……這下子撞……

范 你坐的是他的汽車？

金 說不定就有人在後面跟着……

范 這下子完啦！

「目瞪口呆，騾人不知如何是好。吹聲大起。」

范 (喘了口氣) 你這個騾孩子！

金 你聽！……狗直叫喚！腳步聲！……說話的聲音！

范 這聲快！

「丁老頭子一邊喊着『范先生，范先生』，一邊推開風門跑入。」

丁 范先生！外頭來了許多人！還有巡警，直叫開門！

范 你想法子多給我做餅一碟兒時候。

「丁麻了一聲，奔下。」

范 (奔向前門，呼喚) 某鳳！……出會兒啦！……快！

金 (奔向前門) 我三對他講！

「某鳳在東溝溝外出現。」

范 快！他們來啦！……

某同 (在後) 我請請走！

范 怕差保包了！……奔某鳳！奔某鳳！

某同 你放心，他們進不了這院去！

「他不走了。」

范 (向金) 被這賊。他們來了……你是什麼也不知道

金 (被跑進連時小沙袋惹) 老天爺！管在我手上！

「幾個強男將步和話官在四面方整，你看着我，我看着你，全不作聲。手

電筒的亮光四處照射。風門忽然拉開，走進王和孫，後因隨着古。風門一開，兩

人影驚惶，似手在各處巡查。風門步邊守者一無所獲。第一進來，就向四處巡查

「范向前做做迎位。」

范 (向王) 這鬼地方，我直結是怪聲怪氣的東西呀。

范 趙是這地方，不取不白的勾當。

范 (向王) 對不住，各位來到舍下，有什麼見教？

王 (冷冷) 金結真怕早已告訴你了。

范 金結親來看我，是爲了我們中間一點私事，一點小小的誤會，經我解釋之後，也其

明台過來了。不過，這和治安毫不相干，似乎用不着加以整頓。

王 我可以問，金結親明白了些什麼嗎？

范 我想，書局沒有知道這事的必要。

王 那是你個人的想法。范弄掉孫委員，(指孫) 我怕，不是弄開書。孫委員來此我來

護孫孫太太的行蹤。你應當知道。

范 原來是爲了這個！(向孫) 孫委員，你弄錯了。孫太太不在舍下，書局有趙副舍下

來……不備的話，金結親可以作見證。

范 (急上) 孫委員，是不在。

孫（滿腹）金姑娘，你就這麼真？

全，我可以發誓。

孫（向王）你聽聽看，王爺，我對你怎麼來的？……人家王先生……（滿腹）金姑娘，

，差不是？

范，是，桂范。

孫（向王）人家范先生是個正人君子——（向范）你做什麼事？

范 在研究所做研究員。

孫（向王）你聽聽看，人家作學問的，也會像你說的那樣荒唐？……咱們走罷？

王 孫委員，旁觀者清，你讓我離開他兩句。

孫 由你，由你。其實，依我看——這鬼地方……

王（向范）我說，范先生（拿起包袱）這個包袱——你該認識罷？

范 金姑娘方才拿給我看，說是王王爺王司令——

王 就是我。

孫 委員，這樣看來，王司令知道的應當比我多。

孫（好奇）什麼包袱？

王 孫太太的包被。背角寫著我的名字。

孫 怎麼會在背角地方？

范 孫王司令不該金姑娘，金姑娘方才帶來給我看的。

孫 (恍然大悟) 說，誰把這了半天，都是王爺你搗的鬼呀！

王 孫委員，這個包被是在石觀音待著來的。

孫 石觀音呀？又是一個鬼地方！算啦，算啦。我不聽啦。(向范) 孫太太不在，你說的確不在。

范 的確不在。孫大人可以親自看一遍。(指內室) 裏頭套著兩間房，一間是我工作的地方，一間是我睡覺的地方……(向金) 金姑娘，你孫委員到裏頭看一遍。

孫 (握手) 不看，不看。(向金) 不給寫，金姑娘。(向王) 好啦，王司令，走罷，(向范) 你到裏頭人家睡。

王 孫太太當然不在。要是在的話，金姑娘也不會這麼心平氣和了。

孫 這可是你說的！……你不走，我走啦！

王 (決定) 孫大人推死。孫太太沒有在連兒陪伴葡尾弟。孫大人實在福氣。

孫 (人人) 人人

王 (人人) 人人

孫 (人人) 人人

王 (人人) 人人

孫 (人人) 人人

王 (人人) 人人

孫 (人人) 人人

王 (人人) 人人

孫 (人人) 人人

王 (人人) 人人

孫 兩兄弟！……在法兒？

王 你看范先生的臉，就消癢了。

范 (嘆息) 我！……王局矣！……我聽不懂你薩美特意思。

王 一屋子人就送你一個人權。(向孫) 孫委員，以後全是我的事了，你該先走一步。

孫 好，好，我先走一步。(在門口) 我那位買員內弟，請你見面，我並不遲到。

王 孫委員去不去總司令那？

孫 我這就去。

王 請孫委員先回門田縣問一筆，這犯美阿有了下落，已經送生了。(人人驚動。他看手錶。冷然) 也就是幾分鐘的事。

孫 這我一定說。大差讓說，我向來這樣主張。不過，(物甜些低聲) 孫太太這酒也該——你給我看看。(由王手接過，看也不看，塞進衣袋) 我就帶走啦。(笑向王) 最

王 入，真水罷，觀也罷，張着出去，絕不是事。

范 (受了驚，然而看了起，又覺得好笑，送了兩聲) 孫委員好走，我不送了。

王 (乘機低聲向金) 就這當心。

金 (同樣迅速) 怎麼不了我一句話去！

王 「王華爾先生的時候，高正好像內裏走出。」

王

(向高)你屋子裏頭看過了？

高

是，司令。裏頭沒有人。

王

花園裏頭也看過了？

高

也沒有人。

王

他不會逃掉的。四面全包圍住了……一定在這兒，藏在什麼地方。

高

在裏頭看些有個疏忽……不妨等到天亮，仔細檢查一遍。

王

差麼！等到天亮！

高

是。

王

我呀，我也白搜。(轉向范)如不知待范先生講給我們聽，合事也省時間。

范

我？

王

范先生，說罷，我們聽着。

范

我只有這一句話：孫太太不在舍下，孫太太的兄弟也不在舍下。

王

你這說莫同是在府上。不過，辦來辦法，於是無補，反而誤事。(向高)叫趙隊長過

來。

是。

「他走到門口，向……呼喚：『趙隊長，司令有話。』趙兵了……有一……」

他進來。

趙司令。

王（向趙）帶范先生到旁邊房間，照隊長的規矩，問他不同的下落。

趙照隊長的規矩？

王你倒說說看，要照什麼規矩？

趙是。

王為什麼不就在這間屋子？

王我高興在森兒就在那兒。其實，告訴你也不無妨，這間屋子我還要留著問金桂英的口供。

趙（過念）金桂英跟我一樣，什麼也不知道。

王看好了。（向趙）帶他下去。

「趙向外揮手，李個跟隨，帶著刑具，預備動手。范用不著動手。我領磨好了。」

金 「他起邊際，從邊邊無他下手。高進去拍門，他在前面。」

「你存在，不在意的時候，過去直接捉地坐在小園桌旁邊，意思是『你同我』」

王 (走近) 是呀，金姑婆。(似乎吳遠氣) 我連連叫做沒有法子。

金 王大人，我是個直性子，所以我就係咁遊游轉轉兒查子游游轉轉兒。

王 (笑) 這文雅雅，何姓那提破我愛人呢？我們不好和氣氣，就眼……就眼才剛在……

金 金姑婆一發呀？(在另一小桌坐下) 想不詳也樣樣有用，幫不了你什麼忙……讓你……

王 金姑婆呵……

金 金姑婆呵……

王 我這咁丁人，不過人是有時。幾范先生在一起的，不是莫英，是范兄弟共同。

金 不是莫英，也不是莫同。若英係一個人。

王 (笑) 莫英？

金 反正我見到的就是她一個人。

王 (笑) 你幾時見？

金 有什麼不敢說？我在這處上總有班班人。

王 (忽然好，好。不必辯論，你的話我耳數就是。) (望望高，靜地) 聽。

高 是，司令。

王 范先生指出些兒什麼沒有？

高 (白頭其黨進去) 沒有。

王 爲什麼不承認有這同班個人？

高 (高聲) 向內) 范隊長，向下去，(低聲) 一個實在。

金 (念七) 人家沒有話，王大人不好整人來說。

王 那是你的看法。我向來不這樣看人。范先生看人，我這處一望，就知道是個什麼人。

金 我可不會奧巴話人……

王 (發笑) 看你說話的！我不是那意思。我是說呀，你說了實話，范先生在裏頭可以……

少安點兒聲。

金 (發聲) 什麼？受罪？……這還是什麼意思？(站起) 他仍在裏頭怎麼一個說法？

王 (笑吟吟的) 差痛單的，燕妮狂顯。應該怎麼撲捉怎麼撲，不會多也不會少。

金 (不放心) 我去看發。

王 揪住他的袖管，我請給你聽也是一樣的？范先生躺在什麼板子上頭，從上到下，新得給給生死的……

金 (大驚) 真哉……

王 (若起，殺手勢) 趙隊長站在前面問話，一邊站着一個惡鬼。

金 照應。

王 范先生不會話，他倆就在旁邊，一個人一根竹籤子刺……

金 刺！

王 (若無其事) 轉他指甲油內的地方……

金 (詫異) 所！你們要死快了！……快叫他們住手！住手！

王 (強扭) 那麼，你別做？

金 好不好叫他們住手？……我求你別……嗚呀！戒他們住手呀！……

王 (若無其事) 向內趙隊長，住一下呀。我求你……

金 管不派！……不派！……不派！……不成！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好！(向前) 諸位諸位！

(向內) 諸位諸位！

(向內) 你看，這你的益壽藥。

我不會！……我不會！……我這親自看！(高擡住他的去路) 走開！

(向前) 別想走！

(轉向) 承立！承立！你聽見我喊你了沒有？……哈！承立！……只一句話承立！……我只要知道你這活著，我就滿意了！(沉靜) 潭邊東西！你們活活兒把

他弄死吧！

(苦笑着) 坐南小沙袋椅(你急什麼！……你這得給你的承立留一個保氣的書

字嗎？……)

承立！……我的好承立！……

(在內) 莫去聽空氣(小玉！……)

南！

別怕小……我來救！……

他個兒有再活難你，是不是？我要你……你是這個人……你……

金

「還有……」
（金）「小五，你大膽子！還有什麼話？」

（金）「（金）我的好孫子……」
（金）「（金）這是你這聲音！……你受夠了罪！（金）誰說你和門」

「（金）「（金）這是你這聲音！……你受夠了罪！（金）誰說你和門」

「（金）「（金）這是你這聲音！……你受夠了罪！（金）誰說你和門」

「（金）「（金）這是你這聲音！……你受夠了罪！（金）誰說你和門」

「（金）「（金）這是你這聲音！……你受夠了罪！（金）誰說你和門」

「（金）「（金）這是你這聲音！……你受夠了罪！（金）誰說你和門」

「（金）「（金）這是你這聲音！……你受夠了罪！（金）誰說你和門」

「（金）「（金）這是你這聲音！……你受夠了罪！（金）誰說你和門」

「（金）「（金）這是你這聲音！……你受夠了罪！（金）誰說你和門」

「（金）「（金）這是你這聲音！……你受夠了罪！（金）誰說你和門」

「（金）「（金）這是你這聲音！……你受夠了罪！（金）誰說你和門」

「（金）「（金）這是你這聲音！……你受夠了罪！（金）誰說你和門」

「（金）「（金）這是你這聲音！……你受夠了罪！（金）誰說你和門」

「（金）「（金）這是你這聲音！……你受夠了罪！（金）誰說你和門」

「（金）「（金）這是你這聲音！……你受夠了罪！（金）誰說你和門」

「（金）「（金）這是你這聲音！……你受夠了罪！（金）誰說你和門」

「（金）「（金）這是你這聲音！……你受夠了罪！（金）誰說你和門」

王 開下去。

金 也要用刑？

王 請要看……

金 看什麼？……我的好王大人，這是什麼也問不出來呀。

王 不是的。我這就全知道。他們問他，可是你呀回答。

金 我？

王 你！（旁白地）金姑婆，你要留心，你這邊不善他回答，他那邊就替你受刑。

金 唉！你的心可也真狠！

王 狠的不是我，是你，假如你不好好兒回答……（向內）趙隊長，接替……

我們同時來……

（高伏在門後，向雙方得意地微笑。）

金 （咬牙）惡世……王，窮恨不得……（王不語聲色。嫌放去聲氣）不行……王爺今……

王 那家，你說，並同藏在什麼地方？

金 我不知道！……我什麼也不知道！……我怎麼會知道？（王舉手。高更惡聲高……）

「……快點！快點！……老天爺！……第一等！……我怎麼好？
……我這一個，段哪一個，全不是事！……我我我！……沒有，沒有，不是？
……我還沒有上呢？」

王：「沒有上呢！……你叫給等，我在三卷……快點！……問我的問題！」

金：「問你什麼？……可你是我問你什麼？……我，我都不知道！好王大人，爲什麼怎麼說，給我給我……老天爺，只要我得不回來，要我說什麼我就什麼……」

王：「我問你。你來的時候，這屋子有沒有一個男人？」

金：「沒有。（王）（王）（王）有！有！……我我我……一個男人？……我不記得了！
……（王）（王）（王）有！有！……我我我……我我我！」

王：「這人是不是這同？」

金：「這個呀，不是。」

王：「（大笑）你的意思是說……是。」

金：「不是！……我是說……不是。」

王：「假如不是，你信不信？……這怎麼更？」

金：「這個人呀，好王大人，爲什麼怎麼就這麼想，我我我問你，你就是這個……其實，王

王 是呀，我打聽不知道去……於是我就敢不認識你那個頭！

金 不，他是不見其人，他在什麼地方？

王 他不會……那個頭人進去了……早就跑遠了……

金 可是這兒不是明明沒有這個人嗎？（驚）有人叫喚！……

王 沒有！……

金 是呀！是呀！……我認見的！

王 「聽用心痛。」

金 沒有，我告訴你……（向高）什麼事，我這人……

王 人……

金 好，我問你，那個人一定是藏在什麼地方，就在這間屋子，說不定……

王 （關心內聲）在這間屋子好好了，他的頭給認人也不必要這個人……

金 是呀的，我問你，你……

王 是呀的，不是……

金 是呀的，不是……

王 是呀的，不是……

金 是呀的，不是……

王 是呀的，不是……

王 你剛才才醒說！

金 我說！……我知道我該做什麼！你逼我說，我只會打胡說……

王 別說謊了，他是無家可歸了！（金和流淚。）三流堂，躲在什麼地方，金小玉？……你
倒甚麼不說？

金 我不知道！

王 （走向小門）趙隊長，動手！

金 （帶進）不！……我知道！他在……

王 他在……

金 （起初，差不多哭掉兩茶碗，忽然站住，語塞）我會說給聽的，……我聽不到！我不
要傷害別人！

王 他在……

金 （硬硬不能成語）我不能夠說！……我不能夠！……這叫台。我不能夠！……我是
不能夠！……

王 「推倒小桌，伏在圓桌底下。」

金 一發發，在她的耳邊，輕輕地（你）……你時時不立就發的說！

金 我要是一說……他永遠不會給我的……永波不會答應我的！

王 你低着聲兒……他聽不見的……媽金姑婆，急看你啦！

金 (有氣無聲) 我要先問問他……

王 問他有什麼用？

金 你跟我看看他，跟他說一句話……隨便，白德擺擺……我求他教了好王大人！(乾

欠躬下來了) 我才聽呢！

王 (向內) 趙隊長，鬆鬆手。(向高) 離開門！怎麼樣，姓范的一直是香泥泥的？

高 還過來了。

〔高往後跑。金站起〕我找麻煩，替他擺擺，走向內室。

王 (止住范) 這兒好。

金 (倚住門框，向內) 永立！……我的永立！……你聽得見我嗎？

范 (驚駭) 小玉！……

金 我的好永立，你看，你支不住了……我，我也頂不下去了……你聽呀，我好不好開

口……好不好開口……

范 開口做什麼？優孩子，你是什麼也不知道……

金 (呼籲) 我的標立!

范 (用力) 你是野蠻也不知道!

金 可是……可是……我不能夠看你由人擺布!……你爽言! 就像我在爽言……(聽了

下去) 我的好人，我求你啦! 我跪下來你啦!……我的好采立，說呀，說你許我開

口……

范 (奮然) 不! 不! 你沒有話講! 你什麼也不知道!……我不許你說!……我不許!

金 (換聲) 他們會弄死你的!

范 我不許你說!

王 (大聲，憤怒) 別住手! 別住手! 像話! 不檢好牙!

金 (轉向王) 不! 我說!

范 你放!……我咒你一輩子!……

金 老天爺!

王 別住手! 別住手!

金 (匍匐而前，跪在他身邊) 不……不……停住!……

王 (向金) 那人在什麼地方？……

「范尖刺手說。」

金 啊！……我管不了那許多！……我說了……

王 (向金) 你快領住手！

金 (指着茶園) 在那兒！……

王 國子裏頭？

金 去那邊！

王 許那邊！

金 「高鳴笛。立刻人聲，沙聲，喧嘩一片，奔向井口。」

王 (站起) 我的好丞立！……

金 「范萍的內室。進出來，滿在廳的走廊。」

王 完事啦！……放他出來。

金 是，司令。

王 生大步走出風門。

「趙向內室做了一個手勢，轉瞬向金示意，范萍就出來。」

「最先出來的是他的兩個下隨，他們一直走向風門，各拿着一根甚長的粗繩和消具。金壽將繩遞。他們平靜的面孔，無所表示，穿過房間。」

趙

（預備要進，金全，安然而又抱歉地）金姑娘發空曲啦！

「金壽由欣賞景像的表示，住後退縮。」

「趙發笑着，走出。」

「范在門限出現，面色灰白，步履不穩，目光恍惚。他拘舉着雙手，露出無限的哀痛。舉一手指的尖端發紅，裹着鮮血。金奔了過去，扶住他的胳膊，扶到小沙發椅，放他坐下。他抱一雙手分開，搭在扶手上。」

金

「我可憐的大哥！……看你的手……」
「寒心的痛性！……你要的，苦頭子！」

（過了一時，范哀，彷彿一個醉人）啊！連着心在疼！……我沒有說出什麼話！……

范

「沒有！沒有！……你是什麼也沒有說！……」

趙

「謝天謝地！」

「范，跪下，仰起胸脯，頭向後，倒在小沙發椅背。范坐在衣架上，握住他的頭，眼淚直往下滴……」

王 王重新過來，望了他們一眼，笑着奇怪的微笑，夜圍繞着高。

（向高）怎麼樣？

高 人已極死在井裏啦。

王 一點兒也沒有救？

高 沒有救。像是服了毒。

王 呀！

范 （忽然）死啦？……（向金）誰死啦？……我要看……（他蹣跚起立，金立刻退

）讓我去！

王 你不用去了，其阿已經服了毒藥，真便宜了這小子。

范 哦！……（向金）金小玉！你這淫蕩女人！

金 （低聲，哀歎）大爺！

范 別扶我！……滾開！……給我滾開！……原來是你！你害死他！

（他蹣跚着，倒向圓桌。）

金 （跪在他一旁，嗚咽）那是爲了救你！……

王 （向高）好啦！全帶下去！……死的留到迷魂寺，活的，他的同黨……

金 (恐怖) 跪求立?

「哥和下樓去，回住前，拖他出去。」

王 無國再令部正法!

「金把說話，失了力量，聲聲冷厲，說不出一句話，感不出一個音，直挺挺倒

了下去。

高 (扶住她) 女的長壽走?.....
王 壽走!

第四卷

管備司令部最後一層，建築古雅，給斷油漆一新，設備不齊，和歐羅一樣，使人安大的感覺。這是王士琦的兩辦公室，連着一間休息室。左牆是一片高大的隔扇，和牆一樣，用白紙糊的，中間開着兩扇，外面掛着一個大藍夾布帶子。靠右左就有一張茶几，上面放着茶壺（宿香），茶杯，酒瓶，酒壺之屬，另有一個茶壺就地放着。的廳。旁邊是給坐和坐浴的物件。後牆左右掛着一隻大鏡，兩邊掛着，掛着六時三十五分。後牆正中是迎着內宮的小門，兩扇紅漆，微微合閉。後牆右方掛着一張日本取人的戎裝立照，假如不方便設置，可以改掛王士琦本人的軍照。角落是一盆西裝的大花。左邊圍着一片四四方方的大玻璃窗，垂着白布長簾。屋子正中垂下一盞大燈。這盞燈大木器，只有兩件，一件是一張碩大的有背的沙發，旁邊一個矮几，斜在兩個門的角落，並不在牆位了後面的茶几。一件是一張大書桌，上面堆積的是公文，書札，文具和印色等，佔據整個右半的房間。他和窗戶平行，一張太師椅放在二者之間，坐下的人正好對着隔扇門。

清晨，陰暗的窗戶漸漸有了稀微的白光。實際，電燈開得通明，和朝陽似乎並無異

書桌裏裏的斜角，逼出一個空當，放著四碟小菜，兩個碗碟，兩雙筷子。一瓶葡萄酒，一隻玻璃壺。內角一張小桌，對著一椅子。但是，沒有人享用。

二個餐士繞着內堂的門繞，背向外，往裏窺視。

一個餐士站在門外過道，執照者帶。王士琦在門邊出現。他等待了一夜，聽說用過早點，依然透出一點倦容。

王（向執照的侍者）請讓再打電話來，就說我公事忙，等我開下來時，再打可話去。
（執行僕士）替金小玉說聲的電話，全給我回掉。
是。

王（王完全進來了，帶出班出）帶乙早已進向茶几。

王（似乎已經知道他的作爲，向帶乙）金姑娘還在設頭紗洞？
帶乙 安靜多了。好像她在壁上頭靜了。

王（走向書桌）她好。原原態。奧圖了一夜，鬼故學歌了。
帶乙 可今还用稱候嗎？

王（坐下）不做。（飲乾酒盞）這一文！

「替了位面畫掉了一打手中給他。」

書乙（遞上手巾）司令。

「他抄去王面前兩碗碗筷。他預備將另一份私給去。」

王（止住他）金姑娘四圍也許要哭，你就擺在這兒罷。

書乙

是。

王（他繞過手中，拿着一份碗筷，走向茶几，然後手中扔在面盆，預備退出。

書乙（這手勢最大掙了一老，感覺奇酸，呼了一口氣）這半天，頭眩的怎麼樣？

王（站起）好極了！（拉開布帘）回頭我讓他個個窮。

書乙（承接）這這他的錢存！

「王不說話，望着窗外破光隱微的空場。」

「面盆盪漾着公文和若干槍札遺棄。」

書乙（向王）辭別官！

「他已經把手中揮着，搭在旁邊，如今拿碗筷退。」

齊 (向王) 司令。

王 (向身) 黃五，回來啦！

齊 是，司令。(呈上公文) 這是區區願屬的回批。裁書長說，是願屬親自批的。

王 (接過公文，將裁書放回桌前的信札) 那些是什麼？

齊 係這與送上來的信。

王 (指著桌上函卷筒) 我那把裁紙刀怎麼？

齊 那把？

王 是我去年打鬼節回來的。才叫快！(從一匣中取出) 有啦！(他拿着一道又長長的銳利刀，這柄約有一尺長的光景，坐在桌前上) 說句公道話，你

沒有見過別人？

齊 不少，大概都是和金玉的官司。

王 (看公文) 區區，怎麼說。(讀)「我奉立一名，若即正法 不得有誤。」(對

齊) 權七區區差二十分。(高聲) 外頭有人嗎？

「曹甲在外廳了一排：「有。」」(敲門進來。

曹甲 司令。

王 他個們家裏有永安，讓位與他肚子，等到後頭空場，去七點鐘的時候，聽我吩咐
警甲 是。

「警甲下。」

王 (向高) 阿四你心虛新。

高 不逼——

王 什麼？

高 邱篤業跟着金姑娘的榜在小船說話。

王 (站起，帶槍興奮) 來啦？

高 金姑娘的榜着，我口告頭，我在司令廳前說句好話。

王 (看着他，帶笑) 這個情你脫不脫？

高 黃五小特務兒。

王 (指書桌上圖一小櫃值札) 這兩個錢頭裏面，每金小玉特務的就有上來處。這好起

天沒有亮，天亮，更其不得了啦。才因孫委員打電話來，直跟我吵，說他見如說

要捉金小玉特務送警偵司司令部，他先就帶同公館了。這個小特務兒，樣樣着了迷

的不知道有多少人。

王 我承立不會有人保。

王 (搖搖頭) 沒有人。保什麼什麼？我死？

王 那是。(發怒，向者放低) 那老哥兒已經說進啦。他這人挺穩當，金桂還寧了

幾句的進。司令在中間那連一把位，金桂還當然是司令的人了。他沒有二言的。

王 (喜滋滋的) 金桂還他穩當方面？

王 那老哥兒會保我，且且的保下，第一命令上絕不放鬆大意一響。

王 這口口，你指那司令台相相照的椅子。

王 這老哥，那老哥成身五家法中人。

王 你出來叫他們哥，我等了這來幾我哥。

王 (發怒，發怒，進了屋內門) 不過，金桂還這半天。

王 (向樓後門內門) 你進去看看，那哥老連哥，叫前出我與難談。

王 是，司令。(發給燈香) 金桂還孩子這哥。

王 (好笑) 你怕這寒了我不展？孩子，由着去。女孩子都是這樣子。孩子哥。

王 的的，怕這長翅勝飛掉？這些我的事，你只要不住娘媽就成。

王 爲心，我這去叫那寫字據。

「他走進內室。」

王

（看）「他留下的一疊信札，有的信信看了，一下封皮」又是說情的。（又是一封）這一封也是。這一封也是。昨晚晚間他睡時同了一場說。整個兒北京城騷動。（明笑）「我將全小玉弄了，人情忘算到了，面子就算有了，你們最好麻池，麻池，封幾封幾六太了。（扔下那幾信札）我又有那幾便，先下手為強，咱呀，先嘗鮮兒！」（封幾封幾酒一杯酒，飲了一口，啞着嘴）并讓注。

「商由內門出來。」

商

司令，金姑娘出來啦。

任

（止住他）「對呀，你願終音辭得遠，游蹤記者打聽金姑娘的消息，就給驅逐出境，乘八點鐘火車去了天津。」

衛

是。

王

對商都連提議。

衛

是。

「他由內門不。」

王

我快跑到湯山玩兒上半個月再說。」

王 「全由西至靜靜地過來，面色灰白，倚住門板，向門外一望。」

（稍緩）你看，你開了這半夜，他也開了。我若早就開了。叫你與，你不與，我反好先開了。……原來，這兒有時要小，早就給你預好了……目擊小案，同案齊斷罪半時，你來受審……我時他們處被釋放。（全做了一個壓案的手勢，王發笑）不肯受服？不與示我的情？……一說得奴家得了什麼……這等病人在我這兒，高起與家，大活大肉得要說也只有伺候……這！這等罪惡了毒龍？……官衙司公都不得這毒兒拖說……這子，噴香，燕尾，件件俱全……就是這有寺道……衙門考則老，他活寫時……

金 你個就知講話時苦命！

王 笑話！你說到那兒去了！你別我何處成什麼？我告訴你，我們這兒是鬼魂短短的新門，平常難見的犯人都在這處，幸到這，那些婆娑婆給公理的衙門，我們這兒總是一個理，老慈福供，不是於頭，就是於錢……（金發動）怎麼做？……你以為姓范的罪解到這上處？

金 不與與（難道不與與）……

王 （一直去發笑）發問什麼……某某像叮官司，我是原告，他是被告，三審十問，

「日子玩鬼？……做鬼的是誰，給安，陰謀不能，這住了，不早就正法，就是新
立決。從同取巧服毒，台搭！我們不能夠手過個臉，他的腦袋破牙黑樣，再待次下來，
掛在人來人往的地方示衆！……另一個呀，說神靈不到那兒去……」

全

王

「你知道我說就不及數了……說一個人是親呀，心腸只要硬上這要一掛時，就寄於你
一個罪者，和他打幾風一個罪因三時時，不替同學同月同時性，多苦得在兩月同日
死……不過，這是不可以當面心，在背地裏就敢說，他已經萬年受的不平，再受平尤
苦，就受平尤苦，再一箇地受不平，我……我……我……所以，他現在這……你……你……
（說說說說）我明白你這生命到處是用了苦。各不是為了你來複合時。你……你……
這下子才好，到那頭好時候人在我面前示立了，」這不是一
話的，說這這這。

全

王

（轉過公文）「這這這這者必以是台說。因田頭兩在這上面說着好好兒的：「他系
立一着，着即正法，不替有說」。這個「即」字，你……你……
說……說去……」

王 你去換七槍，找太上皇，對不對？你騙我，是你求下了七槍，我請的是老軍，就給他正法了。

金 你怎麼說……？

王 他這行的話上頭的命令。上頭找了一個「四」字，這就是說，瓜文一到就正法……你看打那個槍，七國一到我就給他開槍的時候……

金 (失色) 七國一到……

王 他這一行就開了……可見，他這辦法好，你坐下，我對付他，他不給三十槍，我就不開槍。(他坐在桌旁，沙發上面一槍一槍的。你：我這桌上一槍一槍的，你這……)你看可開了槍？(你又一槍，他)我這槍一槍一槍的，他這……)那裏是生意，這槍，我槍又不是在背後打仗，倒就珍理及而槍對我的……(交情：一前掛酒酒)一杯酒，算得了什麼？

金 你用茶壺砸了，有話請你說話。

王 (並不介意) 不沒心的時候，什麼也不屑，好，那麽，我一個人喝。(做了)一口，拉近小桌，斜對着酒壺下，逼着酒壺，你平平氣，我悄悄好喝出一個辦法來，那裏那話說的。

王 王司令還不忘，我急。是我連累了人家……

王 沒有別話，是他連累了你……

金 這全先不說吧。王司令，您就說一個數目罷。

王 (正要飲酒) 數目？

金 是呀！……救他這條命，要出多少錢，您就說給我聽好嗎。

王 (大笑) 我的金姑姐，您想到什麼地方去了？……我不是那種人。我是一個老粗兒，不懂文官那一套。……再說，姓金的這條命不是金錢可以救得了的。……咱爺兒倆還是能說別的罷。(一口氣把酒飲乾了) 尋思一句話(開端) 金姑姐，我在北京這一年，從聽你的戲了。

王 (不消說您說什麼把戲) 承情。

王 我知道，你是北京城的大紅人，姓你的人上千上萬，像我這樣捧場的，也許區區兒就沒有指在您的眼睫毛頭。當檢校，你個女孩子喜歡的都是小白臉子，本來嘛！這也是人情之常。您跟那個差範的相好，帶幾平幣，本來也沒有什麼大不了的。地方。一個人有一個人的緣分。離不來的。……你一往情深，姓金的值不值得，那另是一回事，他死活都成了問題，大可不必計較。……可是就到你這方面呀。(過去故

下酒杯，捧著香茶）找到你這方面呀，不是我瞎撞你金玉，你這一夜的作為，我在旁邊看了，不止是佩服。簡直是感佩得慌。往後看你台子上優美，好財好，還算是假的，可是昨晚你這一夜，真你的！我不但不嫌棄，反而覺得你有情有義，一千個女孩子我眼裏都認得出你這一個！（向前，伸出手指）中國英雄這四個字，你真是當之而無愧！

（不耐煩，低聲）老天爺！

玉（坐向沙發）於是，我原來捧捧女戲子，花兩個錢，無所謂，拿準戲子，看了你這戲一戲，真可以收拾，我覺得……（怪樣兒笑）別聽我是一個老頑鬼，這可我還是一頭一回出口……我覺得我……唉呀！想想看，我要走出了亂子，我那三個姨太太一個大起得上海待姓范的粉份兒附我！……你不覺得怪？我心裏眼裏難受得慌。哼！我自己已經，作過這個，我也得把把弄到手，討還來，（苦笑）這，我這半夜就是這麼一個全頭。

（躍起，脫口而出）就憑你這價兒初兒呀！下戲子！

（要相臉，忽然忍住）我說得到，我辦得到！

（往後退）你呀！我恨不得塞你的肉……

王 (抓住他的手腕) 好啊！我待你爽！

金 (帶悶，狂笑) 我的小老婆！膽入格！給忘八！給幹誰！說夢話！

王 (翻臉，應接不暇) 好囉！你然不穩指著！

金 哦！一頭撞死也不跟你！

王 這好了，往乾地房上乾頭香……(帶和) 我不帶回你，北京找你報復，八……

金 我明天再給你帶來一個小公館。你說一……

王 這……

金 (帶和，帶和) 原來你這股勁兒就是這樣！……

王 這……我不跟你……

金 那……

王 我也沒用，見我……

金……

王 我呀，我這全北京人……

金 (安靜地過去攪起自己的酒盞，抿了一口) 這好了，反正死人聽不見！(金收住步，絕望。他放下酒杯，盤笑着，同情地) 你就那麼恨我？

全 (向自己) 我怎麼好?

王 我定的就是存這個「我怎麼好」! (語言相勸) 你是一個聰明人，心眼兒爲什麼弄瞎呢? 講年紀，我也不過四十才出頭，有根，有勢，錢也夠用的，鑽了我，現成的吃穿住，不比你瞎處貼小白臉子嗎?……你年紀不小了，也得開開眼，老老實實，往正道上頭! (指門前) 跟我到裏頭，我還有不窮你的。

全 (回頭，轉向曹某) 你少過來! 你一靠近，我就飛!

王 你還有用啦! (指錢舖) 我有幾錢沒花。現就弄七的啦。天也就要大亮了。你這兒想睡長覺不要緊，甚麼的小命兒可就短啦。

全 老天爺!

王 天是銀子，天是金子，天是駱子。不信的話，你動!

「外邊這法伴不該走的步兒。」

全 什麼?

王 這犯點時辰了。

全 (揮揮袖法) 不……不……不……救他!

王 (擺擺袖的手，裝作痴) 你答應啦?……

金（掙開，滑在地面，鬆了下來）王大人，這行好容易！……我已經與約了老劉，約了氣……您也出納了氣，您就給他一死，每個子孫活著！……王大人，我求求您啦！……

王（扶起他，重新握住）那麼，你肯放？

金（厭倦，急呼）不！……不！……我不肯！……辦不到！我不答應！……

王（不覺有些氣喘）什麼事？

金（向高）知道啦。（向金）你這有一分鐘決定！

王（向高）知道啦。（向金）你這有一分鐘決定！

金（崩潰）一分鐘！……一分鐘！……

王（在燈身邊）怎麼樣？……

金（在燈身邊）怎麼樣？……

王（在燈身邊）怎麼樣？……

金（在燈身邊）怎麼樣？……

「他笑了，臉紅在沙發的靠背。」

高（走向王）司令，辦妥字據寫好了。

「他是給王」現身契。

王（讚）「邱實業……金剛氏……」（隨意）全劃了打。辦得好。辦得好。

青（怯怯地辯說，還有按裝，等公館弄好了，一通兒送過來……）

王（隨地）……

金（回頭，低聲向王）我要他馬上放我自由！

王（低聲，帶笑）假使聽見，小玉……請我安靜！日本類同的命令是要聽的，他的性命也是要留的……這得聽席！（向高）把門給我關上。

高（是，司令）。

「他關了兩扇門。」

王（你真好。范承立不欲時，發他百個金銀，發錢。（止住念）請我講。（向高）給我親自談……請必聽……有這冒出來計算數……）

高（我親自談）。

王（你告訴姓范的，聽見按聲，假裝中了槍彈，倒在牆上，屎裏死了一樣……你就說他

死了，往他身上蓋一條白單子，抬到——抬到牆外坑裏面一丟，此外就看看自己夠了。

高 是，司令。

王 (向金) 這會該放心了罷。(向高) 你要留心。

高 我會白。

金 (向高) 我要見他一面，請會去給他講。

王 好，我就送你。(向高) 貴五，你帶沈永立進來，探會接候五分鐘——五分鐘，

會明白。

高 是，司令。

〔沈永立進門，跪下。〕

王 (向高) 他會講好字，請話可不要做。(金對沈頭) 那就好。我去打一個電話，就

說沈永立已經離開這身，在司令部候命。

〔沈永立進來。〕

高 回司令，沈永立不在門外候。

〔金立即站起，向外說道。〕

王 於他一個過來。
衛 是，司令。

〔高退出。〕

王 (向金) 你這套的辦法讓給他聽。別夾裏咕，咱們沒有一個完。

〔金似乎不注意他的話，一直看着阿珍。〕

〔阿珍離開阿珍，放進這派立。范的兩手已經好多了，不再那樣拘束，垂在兩邊，不大注意，並不多看，不出非秒的漢連。他的面頰也很平靜，僅僅頭尖有些微亂，很懸淡人想到這一個千身鍾以條就要赴義的犯人。〕

金 派立！派立！是我第丁金！

〔金跑過去抱范，范所惡地拉開她。〕

范 去開，你這個下賤女人！

金 派立，你道不他假呀？

范 我清靈子也不信他。

金 派立，我實在是看不下去了才說出來的。看看他內裏，就在這像金你這罪，我的心像刀子割一樣。我實在受不了啦，我才忍不住說了出來。

范 可象知道你這一說出來，我成了什麼人？你叫我死都死得完嗎？

金 可是——永立，我怎麼知道你是替誰個的？你從來沒有見過我。

范 （不語有頃）現在你知道了，你還要我與未把我傷麼？

金 永立，我要殺你。

范 殺我？

金 些王的已經答應放你。

范 放我出去？

金 我問你，永立，是不是你一出於這個司令部的牆，就可辦法逃走？

范 只要我一出這個地方，他們神通再大也別想看見我一個影子，可是——

金 聽着，些王的已經答應我，河頭要槍斃你，可是槍是空槍，裏頭裝火藥不裝子彈！

范 你這是槍斃就倒下去，跟真中了槍斃一樣。

金 （冷笑）想得多好！隨後呢？

范 隨後他們馬上把你抬出城外往坑裏一丟。

金 我就自由了，是不是？

范 是的，是的，永立，你就自由了，你就快快離開這個北京城。你到，你到重慶去。

范 這是不久你對付了重慶。

金 我不久也對付重慶？是的，是的。

范 這一夜就給一些影響。我們年年手起不給說紅江這快活日子，再不分手了，對不對？

金 再不分手了？是的，是的。

范 你一直就在巴拿馬待這一天。是不是？

金 我一直就在巴拿馬？可不這？我巴拿馬了多久了！

范 怪！

金 （略遲）怎麼？

范 你倒想得好，你以為我是三歲小孩子。

金 可只承立——

范 我謝謝你的好意，要我這死之前待個五分鐘的寬心，叫我直到吃下三碟以前。這以

為自己不會死。可是王士琦是個什麼人，你倒說不知道？

范 這是真的，承立，他是答應了我這筆數的。

金 爲什麼？爲什麼他答應你？

范 爲什麼？

范 你說不，說呀！

（金蓮得意地出來）

范 你看什麼不說你拿自己的命來換了我的性命？你怎麼不說，他放了我，你改悔的請

太太，交換條件？

金 承立，承立，別說！別說了！

范 厚不，你怎麼會答應——

「王由外閃入，看了一眼銀針，高隨在後面。」

王 范先生，你上好學啦。

金 消得快？（向范）承立，不管怎麼說，乾著我告訴你的話。

范 （冷笑）哼！

金 這的，句句話是真的。不信你問桂王的——

王 怎麼？

金 哦，不，不！我已經都說了，我自己都告訴你了。

王 好啦，押他下去。

高 是。（向范）請，乾先生。

要

這着我的話，承立，搶一響你統——

(范昂頭趨下，念)重起者他，原時妻全是淚水，高看了王一眼，王時示地點點頭，高行趨下。門外漸行漸遠的腳步聲。)

王

(哀切)你現在步踏着了誰？(握握她的手)從今以後，你就是我的人。
[替乙正好進來。]

王

(不大開心)你這來做什麼？
乙)我來問——那個——金姑奴要不要——

王

不要！不要！(指若桌上面的茶壺)至於我搬走！不是壞了的東西！

王

(警告)把門給我守住！有公事交給我到裏面看！(替乙不聽)還不給我滾出去！

(替乙趨下，隨即，茶壺滾滾外邊，周身把門輕輕一帶。)

全

他們知道怎麼做？
王)有商對官無料着，錯不為則

怎麼是不放槍？

王 哈哈，照你這念的，你就走這路兒招人麼。（外面忽然一聲槍，你聽，這不是

（金小玉一步搶到門首，打個門。）

全 永立！

王 （趕過去拉住全，一手護開門對紫雲香）好了，這下子我待你如何行了，該該你的了。你來，小玉，我給燒東西你吃。

全 （一面被王向圍攔着，眼睛直看着那扇門）東西？

王 你來看，這兒有你舅爺印富榮寫好的一張字據——

全 （仍推門）我舅舅印富榮！

王 心甜心甘情願把你給我，怕我不放心，還寫了這麼一張字據。

全 （回頭看王）他們把我賣了給你？

王 不是誤。你過來看看就知道。

全 他們是在司命爺？

王 他們是來找你同去。不過，我的意思是，幾下午想帶你到得山住兩天。

全 （又心不在焉地跑到門邊）唉——

王 在這兒，你來看呀。（把小玉又拖到裏邊）這大概是邱富棠畫的，他的字你認得嗎？你辨認畫了押，我不是騙你。

全 （但是，第一個凶犯的要麼的，是旁邊公文上兩的一把裁紙刀，看了看在一號，輕輕把手放在刀柄上面）你說，這時候他們为什么不立時去沒有？

王 當然扔出去了，刑場旁邊就是個小門，門外就是菜。一分鐘都要不了的事。你看，這是你辨畫的押。這是邱富棠畫的押。他算你辨那邊的中人。這是高貴五畫的押。他算我這邊的中人。（讓出地位，把紙給他看）這上面寫得清清楚楚的。……

全 （背了背書桌，面向着前，右手舉在背後，佯裝做讀）中華民國十四年……

王 你答應了，你媽那邊也就安了……從今以後，你就是我第四層的姨太太……我不會虧待你的……你只要聽話，照勢我的脾氣服侍我，——這也沒有什麼難，相處久了，你就摸着我的脾氣了。我們這種人，就忘掉自己女人，憑交朋友……

王 （門上有人敲了兩下。）
誰？

書 （在門口）是我，貴五。

（高貴五非門上）

王 怎麼樣？

高 一切都照我的吩咐辦了。

全 他——？

高 這位公子真是個書獃子，沒見過場面。扶他上車他就裝傻了，忘了傾下去，撈了半天才撈起來，爬回地下。

全 他，他出去沒有？

高 撈回去了。

全 他走沒？

高 那個月兒，有人送給不送給的，可你像個書獃子，送死送死，他再拿書獃子開玩笑給他送，那時候我坐在船他送。

王 （向全）好，這下子你可靜心了。

高 好，我不再打聽了。我要進出去，又站在院（高喜感到星星高輝，司令，喜即已回太太。

（高喜隨地舞上門。）

王 你聽見沒有，小玉？國太太！（喜氣洋洋）金小玉做了我王士琦的國太太！

金 （有些眼淚）這下子你也解了心了。

王 （心滿意足）可不，咱爺兒倆到裏頭聊聊（放下手鐐，拉老趙的手）你解了癩半天，上鼓譟廝住子啦。

金 （早已揚空藏起刀，就勢倒入他懷裏，仰臉微笑）我是你的人啦。

王 （鬆不可支拉住她）咱爺兒倆到裏頭聊聊……

金 （一刀準他的胸口）我叫你端個大段！

王 朝！

他倒在內門前面。

金 （狂笑）你王士琦的國太太！

王 （企圖呼救）救……救……我完啦！

金 你跑了幾步，攀住門板，好容易忍得疼痛，背向外，凍了半個身子。

金 （看着他）你折磨了我一夜，不夠，還想折磨我一輩子？看着我呀！你還睡呀！

王 我犯你……你……

金 成好啦！我看看你死！在旁只一推，他一個蹶頭滾進了內室，死了幾連番人推！

推開了進去。

過道自遠而近，傳來一片步聲。

他在內門口出現，握著那把血刀。

金 (側身，向內) 有本事整人，起來呀！(啞笑) 完啦？你劍快！(聽了聽，同時把門帶住) 有人來！

「高在門外呼喊：『司令！』」

金 (把刀放在背後) 過來好啦。

(高推開房門上。)

高 什麼事，出了什麼事？

金 沒有什麼。

高 司令呢？

金 他老人家呀，在美頭睡着了。(高聲不信狀) 不信，你自己去看。

(高異的走進內室去。金走到前前拉開窗簾，露過一片晨曦。裏屋有「咬咬」之聲。)

金 禾立，現在你總該明白我了！

（高萍了卻從裏面出來，但是用不著他，金小玉已經把刀子插進自己的胸膛。）

金 你快——走——吧，天——亮——了！

高 慢着！——

（金小玉在雷聲倒了下去。高萍趕忙地喊着「來人啦！來人啦！」軍警上來的時候，高萍慢吞吞下來。）

（全劇完）

照
印
必
究

照
准
所
有

不夜天

(每册定價二元八角)

中
華
民
國
三
十
三
年
六
月
初
版

著 者：西 涓

發 行 者：美學出版社

重慶九尺坎鐵板街六號

分發行所：聯營書店

重慶林森路特十八號

成都祠堂街

印 刷 者：中央印刷廠重慶分廠

封面裝幀
廖冰凡



正風書店經售
地址中興路三八一號



聯發 8140
基本定價 2.50
現售定價 630
==== 資料紙本 =====